

# 齊東恨

羅江著

上 海

樂羣書店出版

1928



855  
600

恨 東 齊

著 江 羅

RAU 15/67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1928

## 小 引

這篇戲曲，又像是羅曼羅蘭的“總有那一天”(Le temps viendra)那本戲的翻案，又像是亞東某國新近發生的慘案的寫實，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描寫非洲共和國民的遭難，還是在形容亞洲共和國民的受苦。只因為滿紙辛酸，全篇哀怨，使讀者聽者會不知不覺的驚魂動魄，傷心落淚，所以誰也無暇去研究這些細節了。

讀者聽者如要簡單的預先曉得這本戲的內容，且聽在下先唱下面幾個民衆歌：

一 齊東恨，恨到幾時止！  
他們，硬要逼我們死。  
咳！可憐婦人小孩子！  
什麼文明！可恥可恥！

二 齊東恨，恨到幾時歇！  
他們，要亡我們的國。  
咳！不講公理逞武力，  
帝國主義，可駭可駭！

三 齊東恨，恨到幾時了！  
他們，硬要逼我們跑。  
咳！房屋財產都燒掉！  
客欺主人，可惱可惱！

四 齊東恨，恨到幾時休！  
他們，看我們如馬牛。  
咳！平和市民也被囚！  
黃帝子孫，可羞可羞！

五 齊東恨，恨到幾時完！  
他們，搶奪我們利權。  
咳！鐵路鑛山大洋錢，  
一齊拿走，可憐可憐！

六 齊東恨，恨到幾時盡！  
他們，妨害我們革命。  
咳！勾通軍閥害百姓！  
永世冤仇，可恨可恨！

原书空白页

## 人 物

栗福	月支國軍元帥	六十歲
前戶	同軍的醫官	六十五歲
古原	同軍的大將	五十五歲
志村	同軍的少佐	五十五歲
布浪	月支國的對齊實業家	五十歲
甘備	同國的隨軍新聞記者	三十五歲
呂連	栗元帥的副官	三十歲
黑津	同	三十歲
奧原	栗元帥的從卒	二十歲



荒野	同	二十歲
江部	月支國的兵士	二十歲
魏德和夫人	齊東國人	三十五歲
魏的老孀娘		六十五歲
齊東國大統領		七十歲
志村夫人		四十五歲
魏大偉	魏德和的兒子	六歲

此外有月國人兵士，齊國人俘虜，女人小孩，  
勾麗人等等。

## 地 點

齊東國的歷城市

## 時 代

現代

## 第一幕

一間大西式客廳。廳的左邊有很大的窗戶。通過窗戶，可以隱隱的望見城堞房屋和城那邊的山嶺。廳內的家具很笨重。有椅子，棹子，炕床等等。壁上只掛着一兩樣破舊字畫。窗戶上部懸着舊窗簾。有十二三個女人隔着玻璃窗戶，擠在一起往外邊熱心望着，露出不安的神氣。魏德和也在這些女人當中，他兒子大偉被一個女僕抱在手裏。魏的老孀娘背着窗戶，坐在一張椅子上歎氣。窗戶邊的女人，用很低的聲音，手摀腳畫的說着話，露出一種害怕而又激昂的神氣。

有一種軍樂聲，從窗戶外透進廳來。

女人們（熱心往外邊看着）看哪！兇神惡煞的鬼子！——明火打劫的強盜！——還要耀武揚威！——聽那討厭的軍樂！——菩薩保佑我們啊！難

道菩薩也被鬼子攆走了嗎？

魏德和 那有的事！只怕心不誠。菩薩被我們誠心感動的時候，敵人一定要遭天雷火打，遭大地震的。到那時候，看他還要耀武揚威不要！

一個女人 啊！我心裏好像油煎一樣，菩薩救我呀！

老孀娘 別害怕着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們齊國人，不會長受災難的。只要齊心努力，什麼仇報不了？

（暫時沈默）

女人們（往外看）你看！他們站住了，架着鎗。那一隊分散了，向街上人家門口走，一家門口兩個敵兵！——有兩個站在我們大門口！——別說他們耀武揚威，你看這兩個敵兵，面黃肌瘦，一點精神也沒有呢！——他凭在鎗上發顫！想是打了幾天的仗，打困倦了！——這可憐的蟲子恐怕回不了家鄉呢！——這些狗東西，都一個個打疲寒，害瘟疫死了，也好！

大偉 我看不見！在那裏？給我看看。

魏德和（把兒子從女僕手裏接過來，高高的抱起，叫大偉的臉挨着玻璃窗，往下面看）這都是殺死你老子的敵人，好生看清楚啊！

女僕 請少爺說，鬼子們替我死了去！

大偉 替我死了去！

老孀娘 他們會像衣服被蟲咬了一樣，慢慢的腐敗滅亡的。

一個女人 死鬼已經搥住他們了！

魏德和 我們的國民爲什麼害怕這些死鬼們，都逃走了呢？爲什麼國民大家不齊心努力來防守這歷城市呢？

老孀娘 他們不是逃走了。他們是想引敵人進到墳墓當中來，然後把敵人圍住，從四面放起火來，將他們一個一個都燒死了去。

大偉 那不會把我們也燒死在城內嗎？

魏德和 沒有法子，也只好把我們也一齊燒死啊！  
孩子，你害怕嗎？

大偉（用拳頭打窗戶）唔——（一個女人，想把大偉抱開，不叫他挨着窗戶，大偉抵抗着）我被燒

死也是願意的！

魏德和 我也不想活了。我要學一學法國的愛國  
女子江達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女人們 我也不想活了。

這時候，窗外面忽然有鼓聲擘擘的響起來。

女人們 那些狗東西在幹什麼呢？——他們在空  
地上面圍成一個圓圈。——我們的國旗被扯下  
來了！他們打算掛上他們的旗呢！

魏德和 那樣還了得！天啦！不要叫他們那樣胡鬧  
呀！

老孀娘（站了起來）菩薩顯聖！我覺得真會要有  
靈顯了！……

魏德和 我們禱告上天罷！（大家都跪下）皇天爺  
啊！保佑我們！我們盼着上天大顯威靈！

一個女人 皇天不負有心人啊！可憐我們啊！

另一個女人 皇天能降災，也能降福啊！

魏德和 請把橫蠻凶險的敵人滅了去！請把他們  
斬草除根的撲滅了去，不要留一點禍根在世上！  
請把他們雷打火燒！

他們都暫時不說話，只是周身發顫。有幾個倒臥在地板上，有幾個站着高舉兩手向天上望。——魏德和合掌向前方凝視，好像看見了菩薩似的。

在這沉默的時候，窗戶外面，唱着“聖代無疆”的歌。——女人們彼此睜着眼睛發怔，有的露出絕望的樣子，有的忍着滿胸的苦痛。小孩兒只是呆呆的站着。老孀娘全身顫得利害。魏德和閉着眼睛，淚流滿面。

一個女人（露出害怕的樣，走近窗戶邊向外面看）他們的旗已經掛上了！

老孀娘（扶着女僕站起來）菩薩顯聖顯得遲一點呢！

一個女人 啊！——天啦！你此時不顯聖，還等到什麼時候呢？

魏德和 我們要誠心誠意的敬信菩薩呀！（站了起來）

一個女僕（從廳房正門外慌張的跑進來）他們的頭子，跑到我們院子裏來了！

魏德和 無論如何，我是不和他們會面的！

老孀娘 快扶我離開這裏啊！

女人們都從另一個門出了廳房。

栗福元帥，前戶醫官，帶着從兵奧原，走進門來。

前戶（走在門坎上，向周圍望一望）什麼人也沒有呢！

栗福 那門是剛才關上的。他們藏起來了。

前戶 剛才走過院子的時候，我看見了他們的影子在這窗戶裏。他們一定是在暗中窺探着我們呢。

栗福 他們時時刻刻都窺探着我們。現在他們仍然在牆的背後……（坐在椅子上，對奧原說）去對魏夫人說，栗福元帥有話要和他當面講。（奧原出去。）

前戶（坐下來）我們結局還是完全占領敵人的根據地了！

栗福 好一個壯大的城市！滿城盡是穀倉和民家。但是街上都沒有一個像樣的人。只看見一些野

狗，瘦貓，不成器的流氓，幾個想趁渾水撈魚，拿着順民旗，喊着“月支國萬歲”的無恥的紳商。此外，就是在這些窗戶背後藏着的女人們，她們的青黃色的面孔和含着敵意的眼睛。城內並沒有一個人想和我們抵抗。並沒有現出一點想防守這座城池的樣子。他們只是往後退，退而又退，真是一種奇怪的敵人，令我心癢癢的，怪……

前戶 元帥真是一個愛打仗玩的人啊！元帥老是想着流血和創傷呢。據我想來，這裏雖沒有敵人和我們對抗，但是氣候和衛生狀況，都壞得狠，須得想法防範疾病，並且齊國四百餘州裏面。還散着許多的敵人，我們要想進到內部收服他們，也得預先設法準備交通的機關。我們目前就不打仗，可幹的事情也還多着啦。

栗福 話倒說得好聽，只可惜我現在已經不能感覺到征服困難的樂趣！

前戶 元帥對於這次的大勝利，未免太過於冷視了！

栗福 唉！老兄，還說什麼勝利！我真覺得可羞呢。



爲要攆走一些沒有鬪志，沒有武裝的齊國老百姓，用了這幾萬的月國大軍！你要知道，只有在棋逢對手的時候，才有打勝仗的樂趣呢。像這樣無聊的事，不曉得幾時才得完！

前戶 哼；幾時完？——元帥，如果強者不吃弱者的肉，恐怕文明這樣東西也就沒有了呢。

栗福 這話倒也不錯！（打呵欠）

前戶 （往周圍看）這個宅子過於寬大，人住少了，反覺得有冷清清的。元帥，叫他們來喝杯搬家酒，鬧熱鬧熱罷。我對他們說去，好不好。

栗福 好的。老朋友，就煩勞你去告訴他們一聲罷。還是鬧熱鬧熱好。

前戶出去。奧原走進來，用立正的姿勢，站着。

奧原 報告元帥，羅夫人來了。

栗福 奧原，你看見他的神氣怎麼樣？

奧原 報告元帥。一些女人家都躲在那邊廚房裏，背靠着牆站着。羅夫人正坐在廚房中間一個沒有生火的火爐旁邊，和一位年老的老太太說話。他們看見我進去的時候，話也不說了。大家動也

不動一動，只是睜眼望着我。(聲音發顫)

栗福 呸啞。到現在仗也打勝了，你這東西還害怕

這些女人們嗎？恩？是的嗎？

奧原 害怕倒一點也不害怕。只是，那時感覺得自己已被別人討厭得利害，心裏頭有點不舒服。

栗福 你跟我這樣久，還沒有看慣這些事嗎？

奧原 只因從卒性情軟弱，所以還……

栗福 那有看不慣的事！你再多跟我跑幾年，再多看一些開仗的事，心就硬了。

奧原 一個人若是和別人意見不和，就會相打起來，這是從卒懂得的。但是。打完之後，就應該仍舊和睦起來了，爲什麼還要互相怨恨呢？——怎樣能設法使這地方的百姓相信月支兵不是來騷擾他們的，就好了！

裏邊的門開了，魏德和帶着他兒子走出來。站在廳裏不動。

栗福 (很恭敬的紹介自己)我就是月支國王陛下的軍隊的總司令官栗福。(行了一個鞠躬禮，但魏德和仍然不動)魏夫人，我到了貴地，一時找

不着適當房子，沒有法子，只好借府上做臨時司令部，請夫人原諒原諒。我也知道，我在這裏謁見夫人，夫人心裏一定很不快活。但是，我要預先聲明，魏先生雖然是我的敵人，我却狠敬重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敵人並且是一個正人君子，所以我對於他的夫人，也是非常尊敬的。我所以選定貴府爲臨時司令部，固然因爲這裏房子寬大適用，也因爲我很敬重不幸去世的魏先生，覺得借住他的房屋，在我是一種大大的光榮。還有一層，我雖然借住貴府，却不敢要府上受一點損失，已傳令下去，不准他們糟踏府上的一草一木，總要盡力保護，使府上不受戰爭的危險。我知道夫人對於我們的借住房子定會感覺痛苦的，所以爲極力設法想減少痛苦。我已決定，只把這間大廳和隔壁的那間會客廳，作爲我個人的私用室和我的司令部的辦事室。其他一切房間，仍然歸夫人自由使用。

魏德和 你先生倒很會處置別人的財產呢。這座房子原是我的。你先生的暴力雖然能夠使你先

生占領這座房子，但是，決不能使你先生對他獲得無論什麼樣的權利。我雖是一個女人，對於暴力却是一點也不能接受的。

栗福 夫人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剛才一番話，並不是說要請夫人把夫人原有的東西，更從我的手裏接受過去。我只不過是請求夫人慨然允許我在這裏做一個客，暫時借住借住罷了。

魏德和 你先生當然知道，我是沒有能力拒絕先生的請求的。你先生還用得着要得我的允許嗎？請先生把這種允許略去罷。

栗福 魏夫人。縱然我能夠把世界上一切權力都拿在我手裏，對於做人的禮儀，我還是不敢輕蔑的。我占領了你們的城市，是真的。但是，我在貴府上仍然把自己看成一個借住的客人呢。

魏德和 口頭上的禮儀，我是看不起的。我只曉得從行爲上判斷。我老實說罷，我很討厭先生呢。

栗福 我在這裏也不向夫人請求，要夫人把我的本來的人格和我職務上的行動，分開來看。凡我所做的行爲，我都負完全責任，我區區也是一個

硬漢，斷不會躲避自己的責任的。夫人對我發生的厭惡，我是誠懇接受的。因為這回的戰事使夫人受了大大的損失，由這種損失而來的悲痛，實在應該使夫人厭惡我。夫人所受的不幸，我當然不能卸責，同時我也不是不能對夫人表同情的，所以我在這裏對於夫人的悲傷，特特低頭誌哀（鞠躬）。

魏德和 你先生的同情，於我有什麼用處呢？你先生的同情算得什麼！只要遇着有表示同情的必要的時候，你先生那種同情，還怕不掛在嘴上？

栗福 是的啊！（栗福本來已經注意到大偉，這時特特向着大偉）這是夫人的少爺嗎？（魏德和點頭——栗福向着小孩伸手，小孩急忙躲避）少爺，不要逃走啊！

大偉（從母親的背後，伸出頭來）我沒有逃走。

栗福（很注意的望着大偉）很相像……像我那小兒子。

魏德和 你先生也有兒子嗎？我希望菩薩早一天把你先生的兒子奪了去！

栗福 魏夫人！……（暫時不說話）真的，夫人的希望早已被菩薩容納了！

魏德和 不在了嗎！對不住得很！——是幾歲不在的。

栗福 死的時候，剛剛八歲。夫人的這小孩子多少歲？

魏德和 六歲了。

栗福 比我的孩子結實些。

魏德和 他是什麼時候不在的？

栗福 是三星期前死的。

魏德和 死在齊國？（栗福點頭）他的母親還健壯嗎？

栗福 母親也同時死了。

魏德和 （動着嘴脣，好像感着同情，正要用言語表示出來似的。但是忽然又改變了神氣）菩薩是有道理的。菩薩是有公正的。

栗福 夫人比我們還要悲慘呢。（魏德和不說話）除這少爺以外，夫人還有少爺嗎？

魏德和 還有兩個大的，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

歲。

栗福 都在什麼地方。

魏德和 都在齊國軍隊裏，和你們軍隊打仗。

大偉 我也打仗！

栗福 夫人還算是抱着幸福呢。

魏德和 有什麼幸福？不過抱着將來的悲哀罷了。

——哭訴悲哀的醜態，我是不做的。我已經犧牲了兒子的性命和我自己的性命了。但是，我們同時也要把你們的性命，犧牲了去。

栗福 你們既然恨我們到這步田地，爲什麼還躲着不動？爲什麼不跟男子們一起去死呢？

魏德和 因爲恐怕妨害他們的作戰。因爲跟了去，就得吃他們帶去的米。我們留在這裏的時候，所吃的米是你們的米啊！我們對於你們，就成了一種負擔啊！

栗福 這樣說，如果我們虐待你們，不給飯吃，你們又怎麼樣呢？

魏德和 那更好啊！如果你們敢那樣做，就等於上了我們的當，去做反乎人道的事了。就等於我們

把你們陷在不名譽的地位了。就等於使你們月支國的國際地位下落了。好罷，你只管虐待我們罷！

魏德和出去。栗福凝視着她出去時關上的門，聳肩嘆氣。前戶走進來。

前戶 都辦好了。他們即刻就來。——怎麼？見着魏夫人了嗎？真果名不虛傳，是一個美貌的女人嗎？她對元帥演了一齣悲劇嗎？……元帥怎麼樣了？

栗福 沒有什麼。

前戶 提起精神來啊！老朋友。不要那樣發愁，做出一點高興的樣子來罷。他們就快到了。長官的一憂一喜，露了出來，對於屬下人員，都有很大的影響，這是元帥知道的。

栗福 （很冷淡的）謝謝你。我自己的義務，我豈有不曉得的。

前戶 我剛才出去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件？

栗福 聽我說罷，老警官。我平素也很知道，所謂優等民族用武力奪取所謂劣等民族的祖國。縱然



經許多政治家謬稱爲一種文明人當然的權利，實則不過是一種文明的虛僞。這不是我不曉得的。但是，在這次戰爭中，親眼看見，打敗仗的民族在道德上並不亞於打勝仗的民族，也許竟可以說是一個比打勝仗的民族還要優等的老民族，我才知道，所謂文明虛僞，真虛僞到意想之外。

前戶 呃——！比我們優等！元帥是講笑話罷？

栗福 我說的是正經話啊！你看那個婦人的精神，有何等偉大的道德啊！我想到，我們要把這樣可敬重的民族，使用武力陷到絕望的地位去，我真悲哀極了！剛才奧原那蠢東西，也曾說過：‘一個人，有時候會忍受不了別人的厭惡’，真是不錯呢。

前戶 別人的？別人想的什麼事情，我們且不要管他罷。元帥從前對於這種的事，一點也不在意。元帥從前只照自己的信念幹出了種種的功勞。元帥現在仍照從前那樣就行了呢。

栗福 我從前愛打仗。不錯，我從前非常的愛打

仗。在我年輕的時候，打仗這件事的確在我是一種幸福。但是，一到了我和你這樣的年紀，老醫官，一到了我和你現在所處的時代，只要是一個能夠知道反省的人，誰也會感覺到，打仗的當中含有一種古來傳下的遺物呢。我覺得和這些野蠻的遺物發生關係，實在可恥得很。

前戶（一面說話，一面拉着栗福的手，替他看脈）  
不錯的，不錯的。這事我也知道很清楚。這叫做時代感傷主義。自然，論道理，大家如果都變成了兄弟姊妹一般，和和睦睦的過日子，這是最好不過的事。——但是，我們還得進一層想想才行。在事實上，人類越多，互相敵對的事也越利害。殺戮簡直是一個天然的法則。什麼文明進步的話，自然都是門面話，我也和元帥一樣，決不會被這些話欺騙的。但是，像這地方的人們，動不動就抬出菩薩來嚇人，我覺得更其虛偽得令人討厭。他們對於我們所立功業，總想設法破壞，想加上些什麼道德不道德的惡名。弱肉強食，原是很明白的天然公例，還有什麼議論的餘

地？元帥和我一樣，早已把這些道理看清楚了。老朋友，是不是呢？元帥平常的心腸，比我還硬，決不爲些小事情，就生感傷。現在何以這樣多感呢？無論是個人，或是全國民，但凡現出這樣神經過敏的傾向的時候，就是他們肉體和精神都衰弱了的時候。必定是他們有了什麼肺結核啊，老衰啊，生活力減退啊，等等病症。——打開窗子說一句亮話，實在是因爲元帥現在疲倦了，才發生這種感傷。此外並沒有別的什麼。

栗福 你這話不錯。我近來身體和精神都疲倦極了。

前戶 還是前一個月那個腸熱病害了元帥的身體啊。不是現在都還有點發燒嗎？

栗福 我現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有點發燒。自那時以來……自那事件發生以來……

前戶 算了罷，算了罷。過去的事，還是不想的好。——啊；好壞的氣候！元帥的身體受了壞氣候的感冒呢，好在元帥身體本來還強，若在身體弱的人，還怕不被壞氣候降服了嗎？總之，我們現在

已經成功了。再辛苦幾天，就什麼麻煩的事也沒有了。

栗福 我實在衰弱得利害。對於自己所幹的事，一點興味也沒有了。我時常想要起程……

前戶 起程？到什麼地方去？

栗福 到月支國去啊。

前戶 元帥身負重任，一定不會就想回國的！

栗福 無如在事實上，我時常是那樣想着。

前戶 這還要得！——元帥還得把前後輕重，仔細想想啊。

栗福 空議論不發也罷了。我現在還沒有決心那樣幹。如果我一決心，任你怎樣發議論，也是不中用的呢。我自己的進退，我可以自己決定的。

前戶 固然在道理上是那樣。——元帥要提出辭表嗎？

栗福 或許那樣。

前戶 誰來替代元帥呢？——唔！自然是古原大將了。

栗福 古原嗎？他不懂得指揮軍隊。

前戶 他不是曾在濰縣，打了一個很快利的勝仗嗎？

栗福 你說的是那次的騎兵隊突擊嗎？哼！那隻算得一個有勇無謀。那裏是懂得統率軍隊的人幹的事。

前戶 聽說他部下有許多有力的黨徒呢。

栗福 我知道的。他一定想着要升到我這地位來罷。但是，不行的，老朋友，那是不行的。他時時刻刻都埋怨我，說我對於戰爭的處置太寬大了。如果換了他來當總司令官，他必定會行苛刻的統治呢。我不想把地位讓給他。我不能讓給他。讓給他，還了得嗎！

前戶 元帥的話真正不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務，總得十分重視，那怕自己感覺得這職務是很壞的，既然擔任了，就不能夠隨便丟下。因為只要肯負擔責任，總還能夠做一點好的行動，至少總還能夠防範別人利用這個職務去做壞事呢。

栗福 古原！我從前種種勞苦，都是爲了古原才去幹的嗎？老朋友，我的最相好的老朋友，你居然

對我說這樣的話！(有人打門)請進來罷！(兩個年輕將校進來)呂連，黑津。你們都好嗎！唔！你們在市內巡查了來？

呂連 報告元帥。副官們只去巡視了市內重要的地點，但是並沒有碰見一個人。百姓們都關門閉戶，躲在家裏，連窗簾都是放下的。好像是滿市的百姓都死滅了，不留一個似的。勉強打進門去看一看，裏面總是只有一些婦女，小孩，老頭兒，一句話也不說，默默的坐在黑暗之中。

黑津 他們那種沉默，真正令人受不住。真想設法叫他們呻喚起來。

栗福 難道你們先前以為，我們進了城，他們會開歡迎會歡迎我們嗎？

呂連 自然不會那樣想啊！元帥。不過，他們也太不識好歹了，他們似乎也應該稍微懂得，我們並不是百姓們的敵人，反是為增進他們的幸福而來的。

栗福 (望着他們，聳肩冷笑)怎麼，你們有這樣的意見嗎？——要知道，在實際上，好的計劃，往往

是不會被人懂得的。——不管他們懂得不懂得，我們且進行我們所希望的計劃罷。我們大家努力使他們對我們放心罷。——黑津，我先前叫你筆記的布告，已經弄好了嗎？

黑津 報告元帥，弄好了。

栗福 念給我聽。

黑津 (念布告) ‘大月支帝國海外遠征軍總司令官栗福布告齊東共和國一切人民知悉。本總司令統率大軍，進占齊東共和國領土，其用意無非爲齊東共和人民除暴安良，保持和平秩序。乃聞有齊東共和國不肖分子，不安本分，對於大月支帝國軍隊的行動，散布種種謠言，希圖擾亂治安，貽害良民，殊屬深可痛恨。爲此本總司令特行布告如左：一、對於一切與戰爭無關之人民，本總司令一體保護，保證其身體的安全並其他一切利益…… (這時，古原大將門也不敲，就慌張跑進房來)

前戶 (回頭看看) 喔！古原大將……

古原 請恕我莽撞，打斷你們的公務。因爲現有

一個重大的報告。我剛才恰恰聽見元帥布告的最後一句話，恐怕過於寬大，在這樣緊急的時機，不大適當罷。——我們軍隊和海軍的連絡，已被敵人妨害了，電線被切斷了，鐵路也被挖斷了呢。如果我們不好好注意防範他們，恐怕我們不是占領這歷城市，反是這歷城市變成我們的囚籠呢。恐怕我們會被包圍在這裏呢。敵人還在我們的附近，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窺探着。——還不止這樣。飯島聯隊的第五野炮兵連，駐在市政公所，曾在地洞裏發見了火藥桶呢。那明明是敵人想要炸壞市政公所，安放在那裏的。——並且還有……

栗福 古原兄，我雖不知道你幹了些什麼事，但是，凡你所到的地方，無論是那裏，總要發生許多不好的報告，真巧得很。

古原 自然是別人散播的消息，被我採用罷了。難道我還能夠故意造出不好的消息來！——我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有一個流氓，對於大月支的國旗，加以侮辱，並想殺害我們一個兵士。我



已經拿住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這流氓就是受了敵人的賄買，想來炸毀市政公所的人。請元帥把這流氓提來審問審問。我想，如果不嚴辦幾個人，用威力把市上人心鎮壓下去，恐怕四面八方都要發生暴動呢。〈

栗福 老兄的性質，真愛造出些殉難的人來啊！不是嗎？——（聳聳肩）把那流氓叫來罷。

這時，月國的對齊投資的實業家布浪跑進來。

布浪 元帥萬歲！諸位將軍萬歲！……

前戶 怎麼樣了，布浪先生？想來你總不會拿了什麼壞的報告來罷？

布浪 壞的報告？說那裏話！正是好極了的報告啊！——請准我坐下說罷。我疲倦極了！——一切都進行得順利無比啊。

前戶 剛才古原大將說，敵人的陰謀正……

布浪 那不要緊的。敵人要瞎幹，就任他們幹罷。我們已經成功了……

黑津 在什麼地方成了功？

布浪 在鑛坑啊！啊啊！真險！稍遲一刻，就趕不及

了呢！我率領着元帥派給我的兵士，走到溜山礦坑的時候，正發見着破壞礦坑的炸藥裝置已經安好了。幸喜得那些土匪們還沒有實行動手破壞。他們那時還躊躇未決呢。所以一切仍然完好，連一付機器也沒有損傷。我真沒有豫料着我們會碰着這樣的好結果呢。我當時即刻派了步哨，守在坑口，並且叫他們打電報回國報告一般股東了。這不是國家的一個大大的喜信嗎！這不是我們可以誇耀的一個大功勞嗎！——電報機在什麼地方呢？

黑津 電線被敵人切斷了。

布浪 呃——！那末，非派遣一個緊急信差不可……元帥閣下……

栗福 （把背向着布浪）黑津，你辦去罷。

浪布 （向大家熱心握手，但大家都只隨便還禮）  
謝謝！謝謝諸位！

布浪和黑津走出去。但是，黑津立刻就回進房來。——他們大家都不說話，並且都不願意對看，只把臉向着沒人的地方。栗福拈着鬚。前

戶露出冷笑的神氣。古原睜着兩隻眼睛，只望着布浪走出去時關上的那扇門，勉強抑制着他的莽撞舉動。——暫時他們都露着被人侮辱了時很羞憤的神氣。

栗福（不耐煩似的）喂！俘虜着的流氓在那裏啊？  
呂連：在這裏。

兵士們押着一個很髒的，很蠢笨的，穿着破布衣的百姓進來。栗福很留心的注視他。

這時。隨軍新聞記者甘備敲着門，隨即進來。

甘備 元帥想要鎗斃這個俘虜嗎？請元帥准我列席於這次的審問，以便記錄一點口供。

栗福 你若願意記錄，只管寫罷。只管放心記錄罷。（走近俘虜的身邊）喂！你不是曾經想殺我的兵士嗎？（俘虜露出牙齒冷笑，渾身打着顫，兩眼看着栗福，只是擺頭）怎麼樣了？說啊！——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俘虜仍然保持同一的態度）你不懂得我的話嗎？我說的是你們齊國話啊！（俘虜說了幾句話，但是大家都不懂得）這是什麼地方的話？也不像東吳的話。

前戶 好像是閩廣的方言。我却完全不懂得。

古原 這東西故意想不說話呀！何必一定要聽他的口供？要知道，他是現行犯呢。問問捉他的兵士得了。

栗福（向着兵士等）把你們看見的事，說給我聽。  
一個上等兵 我們巡查到市政公所，看見這個人睡在大門口的台階上面。他看見我們到了，就站起來，向着我們走，手裏拿着一根棒亂擲，嘴裏唱着什麼歌。他走到兵士羅五旁邊，伸手去搥羅五抗着的國旗。羅五不讓他搥，舉起鎗尾，用力向他胸口衝去。我們大家也跟着把他圍起來打。不料這個人還敢抵抗，不肯把國旗放手，所以我們不得不把他打得要死。那時他才鬆手，只可惜他已經把國旗扯得粉碎了。

古原 他犯的罪是很明白的。

栗福（聳聳肩）是一個愚蠢的排外狂罷。

古原 那還不夠了嗎？

栗福 敵人留在這裏的，只是一些病人和蠢子。

古原 這東西是敵人特特留在這裏來破壞市政公

所的。這是毫無可疑的。(俘虜兩眼望他們說話，只把身體前後亂搖。他好像是很贊同古原的說話的樣子。)請看，這東西，這流氓也贊成我的說法了。

栗福 他懂得月支國的話嗎？這是一個無知的人。是一個癲子。

古原 給他這樣一個口實，這東西自然會很容易的變成無罪的人了。

栗福 (用眼望前戶，徵求他的意見)老醫官以爲……

前戶 (走近俘虜身邊，隨便診察一下)唔！這人同元帥和我一樣，害着肝火旺盛的症候呢。如果肝火旺盛也算得是癲狂病，我們就得都是癲子了。本來無論是誰，都難免有時肝火旺盛呢。簡單一句話，這漢子並不是癲子。隨便元帥怎樣懲辦，也不會在這個關係上有什麼冤枉的。

栗福 那未免令人笑話罷。把這樣的人嚴刑處罰，豈不是等於越發叫齊國人起來排斥我們嗎？

古原 那樣倒好了。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我倒歡

喜他們明目張膽的起來反抗我們。

栗福 好一個巧妙的計策，好一個合乎人道的計策啊！

古原 在打仗的時候，最合乎人道的方法，就是殺人不眨眼的辦法。只有這樣，戰事才不會延長下去呢。

栗福（向着其他的將校）你們的意見也和古原大將的意見相同嗎？

前戶 我的意見和他一樣。

其他的將校也表示贊意。

栗福 好罷。——拉去鎗斃了罷。

兵士們拉着俘虜走。俘虜在剛才栗福和古原辯論的時候，很注意他們的行動，似乎要推測他們所說的話的意義。這時看見兵士們要拉他走，他仍冷笑着，但越發渾身顫得利害。他忽然好像懂得他的運命已經決定了似的，變更顏色，要想往栗福那裏走去。但他被兵士搥住了手腕，並沒有走得了。他也不抵抗，也不說話，只叫出一種怪聲，全身抖着，兩眼只望

着栗福，直到被拉出門去爲止。

甘備 這畜牲真正可惡，一句口供也沒有！——渾身發顫有什麼希奇！綿羊仔被人牽去宰的時候，還不是那樣發抖嗎？

布浪（又登場）一切都辦好了！明天冬京交易所開場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接着電報的。冬京全體恐怕要紮起燈綵去慶祝成功呢。——聽說剛才這裏宣告了死刑。被宣告的，就是我碰見的那個漢子嗎？

黑津（向着栗福）請元帥的示。要不要繼續念布告的下文？

栗福 那布告已經沒有意義了。原來是打算用他宣布恩惠的，目前事實上對他們已經沒有恩惠，還布告些什麼？

布浪 還有發表這布告的理由啊！——元帥閣下，請准我說出鄙見。——我們所行的嚴格懲治，原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所以還得出一布告，用一些好聽的話，去緩和他們對於嚴格懲治的惡感。（向着古原）大將以爲如何呢？

古原 據我看來，我們對於叛徒們所加的懲治，還過於放寬大了。要想趕快使齊國人民不反抗我們，從速把秩序恢復，只有用破壞力才行。但是如果能夠先用一些威力，給他們一個榜樣，再用道理去說服他們，這倒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我並不否認他。什麼恩惠的話，只拿在嘴上說，我倒也不反對。只要不打算實行他就好了。

栗福 古原兄，你真愛說俏皮話呢！你相信我肯署名於不打算履行的契約書上嗎？

古原 元帥只要在和敵人結契約時，附一個條件就行了。如果敵人不守那個條件——如果我們預先已經明白知道，敵人不會遵守那個條件——元帥當然也就可以不必遵守那契約了。

布浪 說得好啊！只要在布告文當中，把話說得鬆動一點，使我們將來有伸縮行動的自由，就行了。——元帥閣下，請把布告文的草稿，給我看看。（從黑津手中，把草稿拿走，讀下去）好不冠冕堂皇！這一定會發生很大的效力罷。‘……保證其身體的安全……並其他一切利益……’這



真可以保持月支國國王陛下的軍隊的威嚴。——但是，據我個人的意見，這的確是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如果准我陳述鄙見……關於這件事，元帥閣下自有絕對的權限，隨便採用那一種主張，都不是我可以插嘴的……但是，據我的意見，如能趁這時候，把我們態度的高尚，更明白一點表示出來，豈不更好嗎？好在我們是勝利者，只要我們肯幹，我們儘可以老實不客氣的，利用我們的勝利啊。在目前，我們還並不肯那樣幹。然而我想，至少總應得使世上的人知道我們是不肯那樣幹的。不過，如果我們不自己去廣告，誰還肯替我們吹呢？在目前，全世界的人們都在說我們的壞話，我們能夠聽他們去瞎說嗎？實則我們的行動，真值得世上一切的人們拿去做模範。我相信，在世界歷史上，能夠像我們此次出兵這樣，富於人道的精神的前例，還未曾有過呢。我們爲着想把那塊被蠢子們白白占着，不曉得開發利用的土地，爲世界文明的利益，開放起來，爲着想在這片土地上面，振興商業，發展

工業，傳布宗教，爲着想把上天賦與那片土地的無窮的富源，開發起來，爲着這種種關係，我們犧牲了月支國民無數的血肉——這不是一種頂偉大，頂壯美的犧牲嗎？

甘備 布浪君，你這一着真想得不錯！

布浪 流血自然爲的是求財富，鎗砲還不是跟着金錢走嗎？——這些話不過是一些餘談，且不要管他。我的主要意思，只是以爲應該趁着這個歷城的占領，把我們的出兵合乎人道的目的這層道理，更明白的表示出來，讓他們知道。諸位將軍不贊成我的意見嗎？

黑津 我覺得你的意見是對的。

古原 那是一種政治的辦法。

呂連 並且全然是真實的話。

甘備 (皺起眉毛)這一層我却不敢贊同。

布浪 元帥閣下，元帥看我的意見如何？

栗福 請諸位先生發表意見罷。我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聽了之後，再說我的罷。

布浪 那末，黑津君，請你寫罷。‘本總司令以爲

……文明爲……人道爲……’黑津君，你的文章，比我的來得流暢，你一定能夠把這個意思，寫成很好的文章呢。

黑津（一面寫着）這樣的話，到今日爲止，我已經寫了二十幾遍呢。——‘……吾等爲保持人道，擁護將倒之正義而來，故……’

布浪 好極了！（用心看布告文）這上面說得很好……‘吾等對於一切災厄，加以防衛，保證身體之安全，尊重個人之財產……’

古原 等一等！要加上一個‘在不與作戰抵觸之範圍內’的條件才行啊！

布浪 那是不消說的。黑津君，你就那樣寫罷。

古原 ‘並限於人民對於所有物件不行一切惡意的毀壞之時，’

前戶（帶嘲笑）誰的所有物件？人民的所有物件嗎？

布浪 我們的。不，不，自然是我們國家的。

古原 這一句文章，是指對於鐵路，電線，及其他一切交通運輸機關的妨害而言的。

前戶（仍然露出冷嘲的神氣），這當然我也贊成。

不過，這樣一來，豈不是等於我們禁止他們自衛了嗎？

布浪 自然是那樣。目前最要緊的，是把一種有效的恐怖，打進他們的腦筋裏呢。

古原（繼續念着叫黑津寫）‘如敢怙惡不悛，仍懷惡意，有加害於所有物件之行動，則一切負責人及關係人俱……’

布浪 ‘……及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人等……’

古原 ‘及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人等，俱應受性命上及財產上之最重刑罰。’

布浪 如果這樣，那就只能夠適用於確有這種犯罪的明白證據的人了。但是，要想拿着他們這種犯罪的證據，都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在事實上，差不多他們全國民衆，都是共同犯罪的人，因為他們明明知道這種行爲是犯罪的行爲，却仍還任由大家去幹的緣故。所以論起道理來，這種犯罪的處罰，應該是由他們全體國民接受的。

古原 我也是這樣呢。黑這，寫罷！‘不僅直接與此

種行爲有關係之人等，即凡默認此種行爲之人等，亦應……’

布浪 ‘…… 或不能盡量努力防止此種行爲之人等，亦應……’

古原 ‘……受財產沒收或財產消失之罰。’

黑津 有許多齊國女人，留在歷城市中，妨害我們的動作。我們對於這些女人，也應該加以防禦才是。奸細的組織，到處都佈滿了。我們已經拿住證據呢。

布浪 要留心，諸位要留心啦。要好好的考慮。要仔細的考慮！但凡問題涉及婦人，說話的人，就有遭輿論反對的危險呢。

甘備 關於婦人，誠然應該那樣。但是關於這些母猪，還怕什麼危險呢？

布浪 （做出威嚴的樣子）不管他是屬於何種民族，婦人總還是婦人啊！不是聽說從前法國國王魯意第十四，對於他自己的女僕，都要脫帽致敬嗎？請諸位不要誤解，我並未主張，要我們都成爲巴結婦人的人。都是，一個人總不應該做笨

事。這只是一個排場問題罷。排場做得好，什麼事情也能夠很順利的進行呢。

黑津 我們並不想對於婦人們，加以什麼危害，不過想設法防範婦人們，叫他們不能加害於我們罷了。

古原 要監視婦人們的行動，那是很容易的。只消把她們帶到一個方便的地方去關着，就行了。我們到今天為止，關於這件事，也曾說了好幾次，可惜總沒有被元帥採納。現在既然得着婦人們時時刻刻送信給敵人的新證據，恐怕不能夠再耽延下去，置之不理罷。從軍隊的利益上看來，應該有一種斷然的處置才是。

布浪 並且也是爲婦人和小孩們自己的利益呢。他們住在我們營盤裏，不比住在他們自己家中更好些嗎？警官，是不是呢？

前戶 更好些？不要過於誇張了。但是，恐怕也不能夠說是更壞些。這些婦人小孩們，若任由他們住在自己的家中，恐怕不到一個月，都要餓死呢。只是，我們現在距敵人還很近，隨時都有受

敵人襲擊的危險，很難保得食糧的安定。所以，要想把這些婦人們供養起來，實在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古原 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前戶 營盤當中住的人太多，也一定會發生流行瘟疫。

布浪 瘟疫不瘟疫，這是上天的意思，我們管不着他。總之，據我想來，與其叫他們散處國中，寧肯把他們聚在一處，關在我們的近邊，倒反容易加以有效的保護呢。醫官，是不是呢？（前戶只是搖頭表示懷疑）所以，如果把他們都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豈不是於他們，於我們，都很有利益嗎？

前戶（露出不起勁的樣子）你若願意那樣，那也未嘗不可。

布浪 那末，請聽聽，這樣好不好。‘敵人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竟敢違背戰爭公例。設法阻絕良民必需之食糧。吾等爲保護良民起見，萬不獲已，竟不能不將婦人孩童，移置於離戰線較遠之安

全地帶。吾等對於此等困苦顛連之人民，抱有最誠懇之同情，並深知此等困苦顛連之責任，全在叛徒之不法行動，故不能不盡吾等最善的手段，以圖根絕此等不幸之事。’

呂連 布浪先生，說得真好！又合乎正義，又有威力。又充滿了感情。

前戶 你真懂得做布告文章，叫我聽了，還疑心你從前曾經長久從事於戰爭事業呢。

布浪 什麼！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我是在鎮壓同盟罷工的時候，記下來的呢。在鎮壓罷工的時候，最要緊的，是拿人道和罷工者自身利益的名義，把一般輿論，轉向到不利於罷工者的方面去。這不算一回什麼事，簡直等於小孩子的遊戲啊。

古原 我想這樣一來，他們那些蠢東西也許會屈服了。

布浪 這樣一來，我們自己用不着一點兒感傷，就把我們事業上面的人道的色彩，弄得很鮮明了。

前戶（露出微帶譏笑的神氣）真的呢。這布告文



做得很妙，在第一段要使我們得他們的同情，在第二段，却禁止他們去利用這個同情。

布浪 要知道這篇布告文帶着含蓄不盡的意思，他雖然沒有把一切話都說到，却是，已經把全部表現出來了。無論什麼文章，總要能夠提綱挈領就是好的，這是做文章的要訣呢。——現在，請問元帥閣下，元帥的意見怎麼樣？

栗福（站起來，走到黑津那裏去）我的意見嗎？——諸君，聽着罷。（從黑津手中把布告文搶過去，立時扯為碎片。——對黑津說）寫罷。

（一）凡對於電線和鐵路加以傷害者，及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希圖妨害軍隊之通信，食糧，及前進等等者，應一律鎗斃，並沒收其財產。

（二）凡農村及農作土地，在距上項加害行為之地點十五里以內者，俱認為對於犯罪行為，負有連帶責任，其村內或土地上之著名人等，俱應加速捕，並燒其家屋，沒收其財產。

（三）凡農村及農作土地在十天以內不降伏者，住在此等村內及土地上之家族，婦人，小孩，

等等，俱應置於軍隊監視之下，加以禁錮，至敵對終結之日爲止。

五月七日於齊東國歷城縣

月支國遠征軍總司令官，元帥，栗福

這時候，布浪及其他將校們，都啞然相視，暫時不發一言。

布浪（暗暗的向着前戶）這人真利害啊！

前戶 是一個由這一極端走到那一極端的人。

布浪（暗暗對着呂連）那人就是剛才贊成寬大的規則的那個人嗎！

呂連（暗暗的向布浪）那人實在比誰也還冷酷些。

古原（向旁邊說）那人太誇張了。但是，這總算是較好的。

甘備（走到栗福傍邊去，同他握手）好一片勇壯的話！真好極了！如今的世界，簡直變得不成話，一般人把逞強的事，把征服弱者的事，看得很可恥似的。真正豈有此理，一個人生得比別人美貌，比別人聰明，比別人強大有力，到底有那一

點可恥呢？這種虛偽的謙遜，大家收拾起來罷。打仗是好事，打勝仗更是好事。這就是世界進步和美化的法則。小的像一個昆蟲的叫聲，大的像天空的雷鳴，一切天然的聲音，不是都讚美着生命中的戰鬥勝利和敗北嗎？元帥閣下，閣下的話，真像是在這種音樂會當中的一個喇叭的吹音呢。我願替閣下祝賀前途的大勝利。那些話真美麗啊！

將校們都輕輕的聳肩。

栗福（帶着輕蔑的神氣）老兄覺得他很美麗嗎？大概老兄是精於此道的罷。我自己並不是一個藝術家，能夠在我說的那些話當中看出什麼美來。我不過因為沒有別的法子，才那樣辦呢。我們的職務，往往會強迫我們做一些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萬不得已，勉強做了，也就罷了，何必更去讚美他呢？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或是專想拿這種殘酷的事取樂的人，也許會說他是很美的。但是，這也不過適足以證明他們感覺的遲鈍罷了。

呂運（看着窗外）志村司令官和志村夫人到了。  
栗福 好的。公事就算辦完了罷。今天已經辦得不少了。我已經疲倦了。

志村少佐和志村夫人進來。

志村夫人 喔呀！元帥閣下，來遲了，對不住啊！因為要想找一個合式的住宅，竟費了這許多的時間！——喔——！這裏的房子，倒好極了呢！

栗福（向奧原）準備砌茶罷。

志村夫人 請不要費心。我自己來做罷。

呂運 志村夫人，齊國的風致好不好呢！

志村夫人 好極了！啊！真不錯。志村先生和我都喜歡得了不得呢。這樣精緻的房子啊，寬廠的院子啊，花兒啊，雞啊！元帥閣下，這座房屋，真又特別造得好呢。我最喜歡這個大窗戶。這邊還有紫藤架呢。院子裏又有噴水池，池邊有釣鐘草圍着呢。（向着志村）你看真好，我明天帶畫具來這裏寫生罷。

志村 不錯，是一個很好寫生的材料，你想得真對。

黑津 夫人覺得齊國的人怎麼樣呢！

志村夫人 人民嗎！我覺得他們溫順極了！

呂連 貴寓那裏的齊國人，對你們還懇切嗎？

志村夫人 很好很好。

前戶 他們對夫人談了些什麼話呢？

志村夫人 恩！什麼話也沒有說啊。他們是不愛多說話的人。但是，我們一到那裏，他們就躲到裏邊去了。這自然是因為他們恐怕吵擾了我們呢。他們真善於原諒別人啊。

前戶 夫人在街上碰見了一些人嗎？

志村夫人 碰見了許多人。他們都露出很親熱我們的神氣呢。

前戶 果真是那樣嗎？

布浪 夫人和他們交談過沒有呢？

志村 沒有。——不錯，我那時很想和一個站在門口的年輕女孩子說話。好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一雙眼真像兩朵花一樣。我問他，願不願意要我給她畫一張肖像。可惜她不會懂得我說的話。他跑進門內，就把大門關上了。他們的舉動雖然還

不免有點粗野的地方，倒底我還是很喜歡他們呢。

呂連 小姐即刻就來嗎？

志村夫人 恩！我那女孩子，一到歷城，就進了衛戍醫院呢。她的性子，最喜歡看護可憐的人的病痛。她熱心極了，一刻也不肯休息的。看她那樣子，真好像巴不得我們都成了病人，她才好來看看護我們似的。（她一面說這話一面幫着呂連端茶給衆人）

甘備 哼！看護負傷的人，有什麼用處呢！

志村夫人 呃！你先生怎麼說這樣令人寒心的話？

古原 如果甘備君所說的負傷人是指負傷的敵人，我覺得這話倒也沒有什麼錯處。要知道，使戰事延長的，就是這個什麼博愛精神啊。人家剛剛把敵人打倒在地，這個博愛精神，就立刻去醫治負傷的敵人，好叫他重新起來打仗，這不是一個大大的矛盾是什麼呢？所以，如果甘備君的意思，是說，對於負傷的戰友，和對於負傷的敵人，應該有兩樣的處置，那倒是我很贊成的。若把敵

人當兄弟看待，就真是一個笑話了。軍隊的最好的富源，會被他們浪費盡了。他們不但喝上等的牛乳，睡安逸的床，住安靜的院子，並且還有照顧周到的婦人看護他們。這不是世上一個大笑話嗎？

甘備 古時的人們真正又痛快又合論理。他們把敵人的全體，都要殺個乾乾淨淨。諸公不贊成我這句話嗎？試問諸公，諸公日前是在打仗嗎？還是沒有打着仗呢？如果我們是一些主張絕對非戰論的墨子之徒，倒也罷了。墨子之徒雖然是一些蠢子，然而他們到底還能自圓其說。我們既然相信戰爭是必要的，爲什麼還要打算逃避戰爭的當然的結果呢？諸公以爲，可以在征服了一個國民，奪取了他們的土地之後，再和他們做朋友嗎？那真是夢想！要知道，被征服的國民，除了復仇之外，決不會有別的想法啊。所以，唯一的永遠征服方法，只有斬草除根，把被征服民族，殺個乾乾淨淨。敵人的負傷者，還管他幹什麼！——痛痛快快的幹幹不好嗎？就是對於戰友的

看護，我們所花的金錢和時光，也都太過度了。我們只管顧着什麼衛戍醫院啊，野戰醫院啊，却沒想到戰爭的熱情已在無形中消失了。並且對於這些可憐的人們，也並沒有什麼好處。斷手切腳的人，本來已經算不得是一個人。替他們想起來，實在不如死了還痛快些。

志村夫人 啊啊！你先生怎麼專檢這些毫無道理的怪話來說呢！且喝一杯茶罷。喝着茶就免得再說怪話了。

廳裏面那扇門忽然開了。大偉站在門坎上，嘴裏含着指頭，呆呆的望着衆人。這時，栗福因為對於大家的談話，沒有興味，正離開衆人在廳內徘徊。他看見了大偉。他一手拿着糖食，一手招大偉到他那裏去。大偉仍然現着不高興的樣子，嘴裏含着指頭，一進一退的，漸漸走向前去。栗福把他抱在膝上坐着，給糖菓與他吃，用手摩小孩的頭，注意看他吃東西。

布浪 夫人，你看那個！

志村夫人 喔呀！好個逗人愛的小孩兒！頭髮真美



啊！給我抱抱罷。

大家都聚在小孩旁邊來，小孩露出防禦身體的樣子。

大偉 不行！……你們走開！

志村（向着栗福）他只歡喜元帥一個人呢。

前戶 當然的啊！元帥給他糖吃呢。

布浪 哈哈，真有手段！

志村夫人 小寶貝，要這個罷！（她也拿糖給大偉）

志村 你叫什麼名字？

大偉 叫大偉，

志村夫人 真好聽的一個名字啊！你知道古時也有一個叫做大偉的人嗎？你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大偉點頭）知道嗎？——真好的小寶貝——古時的大偉，是個什麼樣的人，你說我聽聽，好嗎？不願意？不喜歡說？一定是你不曉得古時的大偉是什麼樣的人罷？

大偉 唔，我曉得的。

志村 那末，說給我聽聽，好不好！

大偉（唱着）‘……大偉開口說：“非黎人聽着。

那怕你有劍有槍也有盾，我是萬軍之主有天命。  
你罪犯天條不能躲，上帝要把你送給我。  
我要挖你的心，斬你的首，把你屍身饜天上的禽  
和地下的獸！

那時，世人都知依土國，有一上帝保佑着。”

小孩放出一種侮蔑的眼光，又像不敢高唱，又  
像很有自信的樣子，一口氣唱完之後，用小拳  
頭把棹子搥了幾下。大家都不說話。栗福把小  
孩從膝頭上放下地，叫他走開。其他的人都皺  
着眉頭。平常專愛粧做信神的志村夫人，只好  
叫了一聲“真唱得好”，去敷衍小孩。但是看見  
衆人都不高興的樣子，他也不多說話了。他似  
乎已經約略理解了他們的感情，但仍粧出不  
知道的樣子。

栗福 回那邊去罷！

小孩向裏面走，慢慢退場。

古原 是一條毒蟲！

志村夫人 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她看見別人  
不答話，即刻轉了話頭），唔！我很歡喜我這次能

夠隨軍隊到這裏來。我想多做一些好的事呢。

志村 我們現在已經做着些好事了。

志村夫人 還有許多好事情，可以教導他們呢。

呂連 應該在各方面着手。他們太無知識了。

志村夫人 從教的人方面說起來，被教的人越無知越好啊。對於無知可憐的國民灌輸文明，道德，聖經，種種東西，是最愉快不過的事。

前戶 唔，聖經嗎？他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呢。

志村夫人 雖然知道，可惜還沒有十分理解。

布浪 我們對他們把聖經更加一番說明罷。

志村夫人 我想教導他們，要他們把世人一切人類都看成兄弟。齊國人動不動把外國人看成鬼子，真正討厭得狠！（將校們對於他這段話，露出不大同意的樣子）布浪先生，不贊成我的意見嗎？

布浪 好意見，真對。我到這裏來，也抱的是這個目的。

甘備 應該先教他們愛乾淨。這是他們第一必要的東西。

前戶 不但他們，也是我們自己第一必要的。

志村 其次，要教他們知道娛樂。

志村 其次，要教他們知道美！——我們辦一個學校罷。我們要向齊國的各處，大放知識的光明。喔！我想到我們要做的種種好事業，禁不住滿身舒服起來！但凡一個人担任着偉大的事業，就覺得好像特別幸福呢！我這話對不對？我覺得月支國現在真奉着上天的特別使命呢。

布浪 不錯的。從歷史，地理，經濟，力量，無論那方面看來，教導齊國人民的責任，是應該由月支國担任的。

志村 只可惜，齊國還有許多忘恩負義，不識好歹的人！

黑津 我們真也碰見許多迷頑的齊國人，拚命的反對我們。

志村夫人 那可以不管他。我們總得要担負上天給我們的責任呀！

布浪（手拿酒杯，站起身來）祝大月支國的國威發展！

甘備 祝我們的勝利！

大家站起來乾杯。

志村夫人 呃——！那邊不是擺着一架鋼琴嗎！

——呂連先生，你的鋼琴按得很好。今天是祝賀勝利的好日子，你得按一曲給我們聽聽罷。

呂連 這容易辦，却是要請夫人也唱一段歌才好呢。

志村夫人 對不住，我今天不能唱歌。你聽，我聲音是啞的啦。

呂連坐在鋼琴面前，按起來。

志村夫人（拍着手）“皇威遠震黑龍江”嗎。好啊！在齊國的歷城，聽“皇威遠震黑龍江”，教我滿身的血都沸騰起來了！月支國真是普照衆生的大日頭啊！

志村 使光明的得着勝利！

布浪 文明萬歲！

這時，遠遠有火光一閃，隨即聽着放排槍的聲音。

志村夫人 那是什麼響聲？

栗福 是反響。

布浪 (向著甘備)啊!不錯的,是……

志村夫人 到底是什麼事?

前戶 沒有什麼事。

志村夫人 (勸大家吃茶)元帥閣下,再喝一杯罷。

栗福 謝謝你(站起來,走到窗戶邊去)

古原 國家萬歲!

布浪 帝國萬歲!

甘備 全地球征服萬歲!

栗福 (向著旁邊獨白)全地球嗎!——全地球上的六尺黃土嗎!

—— 幕 ——

## 第 二 幕

舞臺表示一個前哨所正地。一片廣大的平沙，遠遠有幾叢灌木。平沙上到處露出長著青草的較高的土台。舞台就在這樣的一個土台的

上面。這土台髣髴是一些鵝卵石堆成的，鵝卵石之間，長著羊齒等等小草。步哨們由這土台可以望見舞台正面後邊的低地。在那低地上面，應該有女人和俘虜等的牢營，但是觀客們並望不見這些牢營。遠遠的地平線上，露著丘陵的起伏。舞台的右邊，有步哨們的哨棚。外面路上站着兩個步哨。在哨棚裏面，奧原和荒野二人一面吃饅頭，一面說着話。幾個將校和隨軍記者在土台上面高地方，用千里鏡眺望著。一些兵士押着一羣俘虜，由高地那邊下來，經過哨棚邊，到低地的牢營去。

兵士們（推着俘虜）快走！老爺們忙着啦！你這些蠢東西！笨得像牛一樣，一點也走不動！

奧原 又有了俘虜嗎？押他們到那裏去？

兵士 到照例的那個餓死人的牢營啊。

奧原 那裏早已住滿了罷。

兵士 那裏，每天要死他娘的幾十個人，還怕裝不下這一羣豬？

荒野 這些人從那裏來的？

兵士 從北門邊的民家押來的。我們已經把那些民房踏爲平地了。(荒野露出懷疑的神氣)你說爲什麼?因爲這些蠢豬向敵人報告消息,還送糧食給敵人吃。並且弄了一些石頭,妨害附近的鐵路。那個母猪正爬上電桿去割電線,被我看見,把他捉住了。我點火把他們住的小房子燒了呢。看他們還敢胡鬧不敢。

荒野 怪不得剛才我看見那邊發出火光。

一個步哨 怎麼不把他們都槍斃了去?那不省些麻煩嗎?

兵士們 (用鎗把推着女俘虜)快走!

一個女人 (把抱着的孩子,用手舉得高高的,使孩子能夠看見兵士們)要好好兒記清楚他們的面貌啊!

一個十來歲的小孩 我要是有一桿槍,我一槍就把你們這些人一個一個都打死了去!

荒野 (忽然動了同情心,跑到這女人面前去,把他吃着的饅頭,塞在女人的手裏)這位太太,請不客氣,拿去充充飢罷。



那女人（露出很厭惡的樣子，把那塊饅頭丟在地上）誰想吃你的饅頭！

一個兵士（向着荒野）你癩了嗎？把自己的饅頭，送給這個告化婆吃！

奧原 給她吃，不行嗎，只要自己肚子不捱餓。

那個兵士 她不想吃，給我好了，我想吃得很呢。不把饅頭給自己弟兄，倒送給敵人，真是一個大渾蛋。你瞧，我們好不可憐！不拿繩子綑緊肚子，簡直餓得站都站不住呢。我們糧食的大半，都被這些俘虜們吃了哪。渾蛋！如果是我，我豈肯把饅頭送敵人吃！

荒野（向着奧原）我看見那女人，不由得不想起我那年老的母親。我老母現今恐怕也沒有東西吃呢。

奧原 那些女人好像非常痛恨我們呢！

荒野 可是，我們並沒有得罪過她們。

那個兵士（從地下檢起饅頭來）你不想吃？

荒野 我不吃。

那個兵士 多謝了！（拍去塵土，塞在嘴裏亂嚼）

這時，呂連和黑津走出場來，在高地上眺望。

兵士們押着俘虜退場。

呂連 好笨的齊國人，連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也一點都不曉得。從那布告發表之後，他們還要激昂起來。

黑津（指着下面的牢營）把他們關在那裏，他們就安分了。

呂連 真清靜！他們在幹什麼呢？

黑津 不過是祈禱，睡覺，病死，罷了。

呂連 死得很多嗎？

黑津 你去問醫官罷。

前戶（正走上高地）唔！食糧不夠吃，衛生的設備又不好。他們住的是破壞的房子，房頂上東一個窟窿，西一個洞子，冰一樣的冷雨，從上面漏下去，積在房裏面，自然就成了流行瘟疫的巢穴了。

呂連 你當初沒有想到這種情形嗎？

前戶 想倒是想到了的。當初只打算把俘虜暫時關在那裏，過兩三天，就移到離作戰根據地較遠

的地方去。那曉得在較遠的地方，也是一樣，監獄和醫院裏面，都裝滿了俘虜。並且路上又不安全，敵人的騎兵，還集中在道路附近。所以除了叫他們住在這破屋等候時機之外，別的一點辦法也沒有。

呂連 如果日子不多，叫他們回到各人自己家裏住着，不行嗎，

黑津 他們離開我們的眼睛，就會即刻私通敵人啊。

呂連 那自然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我們好好警備着……？

黑津 那豈不是要在齊國全國各地方密布警備隊？要知道，單是隔十里八里，在農家與農家之間，散布着軍隊，還是不夠的，敵人仍然可以容易乘虛襲擊我們呢。

呂連 這也不錯。

前戶 我目前正在盡我的全力，照料他們。每天午後，我都在那裏辦事，一直辦到天黑。我雖極力設法把滋養分給他們吃，待他們完全和待我們

自己人一樣，但是——人數太多，要想一一顧到，到底是不可能的。

志村（正由右邊走出場來）什麼！那不要緊的。他們比住在他們家裏，好得多呢。聽我說，呂連。我們爲着養活這些畜牲，每人每一星期，要花四塊錢呢。在過去六七個月當中，我們爲養活他們四萬人婦女兒童，已經用了四百多萬圓了。這都是用在各牢營裏面的食糧，衣服，毯子，藥品等等東西的。此外，我們還設學校教育他們！志村夫人從今天早晨起，已開始教他們說月支話了。——我們這樣照料他們，這些不法的東西，還在不平！——真正是一些不識好歹專說謊話的東西。我們盡着全力，保護他們。對於敵人的婦女小孩，我們所花的錢，比對於善良公正的月支人，還多些呢。這些東西恐怕要吃光我的錢，才肯向我們道謝罷。

黑津 大家說，月支國是最初養活敵人的婦孺的國，這真是一點不錯。找遍萬國歷史，也沒看見從來有過這樣的事呀

志村 我們實在太過於謙遜了。恐怕全世界的人，都認我們爲太過於謙遜的國民罷。我們的心腸太好了，反轉使我們被人訕笑了。

呂連 對的，對的。但是，這些畜牲每天要死好幾百呢。

志村 呃——！你這話太誇張了！……他們的確每天死得不少，都因爲他們太不愛乾淨的緣故！他們真髒得可怕，和他們比較起來，我們國裏的告化子，還算得是體面人啊。他們的小孩子，因爲不潔淨的緣故，正在腐爛呢。應該照我們按着狗洗澡的例，強制他們洗澡才行。

前戶 那豈不是放起大砲來講衛生的方法。

黑津 結局還不是一種打仗！如果他們不願意受我們的強制，除了他們自己造出平和之外，還有什麼辦法。我們騎在虎背上，只得如此。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戰事早日完結。

前戶（看見甘備到來）這是自然的，不過，如果採用甘備先生的原理——實行澈底的絕種滅根法，結論當然又不同了。

甘備（同着另外一個新聞記者傅拉登場）這真應該像聖經上所說的：‘男的叫他被殺，女的叫她被辱’。

前戶 據我想，下次再有戰爭的時候，應該編成一個詩人聯隊才好。好讓他們去歌頌皇國軍隊的武功啊。哈哈……

甘備 我剛才在那牢營裏面，瞪了兩點鐘。真正是活地獄！你們看這個。這是我和傅拉兩人照的像片。

前戶 你們想把他送回去登你們的新聞嗎？

傅拉 是的，想送回去。這是好材料（把玻璃片取出來看）這一塊真正漂亮！

呂連（感着不快活）黑津兄，走罷。我不懂得，爲什麼對於這樣髒的東西，會感着興味。簡直是集在死屍上面的烏鴉一樣！

黑津 你看那個矮子，（指着甘備）灣腰駝背，禿着頭，一雙近視眼，眯眯的望着人，還只管手指腳畫的，說強姦和虐殺！

呂連 他自己或者以爲說得淒慘動人，其實從旁

邊人看起來，好不滑稽難看。

黑津 我說，呂連。騎馬到荒地上去跑一盪，練練身體，好不好？

呂連 不行，現在禁止跑馬。

黑津 我知道元帥有禁令。管他幹嗎？我們兩人騎馬去賽一回跑罷。

呂連 我們的馬，恐怕病得站都站不起來，還說跑！

黑津 哼！沒有的事。你敢賭個什麼……？

呂連 好的！我們賭那美人罷。行嗎？

黑津 喂，我想起來了。那個可憐的巴甲的傷，聽說已經治不好了。你知道嗎？

呂連 你會見了巴甲嗎？

黑津 那有時候去會他。但是據前戶醫官說，他已經沒有治好的希望了。

呂連 他死了，他那位置，誰會補上呢？

他們暫時都不說話。

黑津 唉！總之，要痛痛快快的打一大仗，就好了！

志村（露出一種得意的樣子）年輕人，暫時忍耐

忍耐罷。不久，你們的希望，就可以如願以償了。

黑津 聯隊長，又快打仗了嗎？

志村 （仍然現出同樣的表情）元帥已經照平常的例，替他們預備着酒席呢。

呂連 我還不明白。聯隊長可以再詳細點告訴我們嗎？

志村 忙什麼？不久你就明白了。不久！

黑津 好的消息，到底到來了！

三人互相握手。——遠處有叫喊的聲音。

呂連 （低頭望着下面的牢營）黑津兄，你看。那些要死的人，都活轉來了。那些妖精鬼怪，都站起來了。他們看着什麼東西呢。

黑津 （走到呂連旁邊去看）元帥在那裏。元帥在牢營中巡視着。

這時忽然聽着一陣狂號的聲音，好像暴風雨到了一樣。只聽得喊叫“魔王”“鬼子”的聲音。

呂連 他們在罵元帥啊！

志村 （很不高興）元帥不到那裏去，也罷了。何必



自討苦吃！

黑津 元帥在示威的舉手和呼號當中，慢慢的走着呢。

呂連 好像不懂得憐憫的人似的。

志村 (很不高興)不該那樣做。那裏不是元帥去的地方。

前戶 他們好像要把元帥扯成幾塊的樣子。

甘備 喔呀！好大膽的畜牲們！你看！那個女人向元帥闕下打了一塊泥土！

兵士們 好大膽的渾蛋！

一個兵士拿槍瞄準。

甘備 開槍打罷！

栗福由喧罵聲中，從舞台的正面最裏邊的地方，走上高地來。他用他手裏的棍子，把瞄着準頭的兵士的槍口，往上一抬。很悠然自得的，除去身上的泥土。兵士們舉槍致敬。他答着禮。

栗福 (向着前戶)老醫官，你到牢營去看了來嗎？那裏有什麼必須要做的事沒有？

前戶 應該做的事情多得很呢。

栗福 最要趕快做的是什麼？

前戶 都是要趕快做的。

栗福 (向着呂連)叫人把那條往旁邊流的小河填上罷，那樣，全河的水，都會向牢營邊流了。把髒污洗洗，也免得穢物堆着，越發不潔淨。在俘虜當中，挑選有氣力的，叫他們都去做担土填河的工。

志村 不行的，他們那怕明明知道是爲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也決不會做工的。因爲他們正拿吃苦當作名譽看呢。

栗福 他們不做，就撥一隊兵去做罷。(旁邊的兵士們都露出不滿意的樣子)食糧也不夠吃。先前也對你說過，不管什麼吃的東西，只要是買得到手的，都拿我的錢去買罷。

兵士們 (露出不平的樣子獨白着)什麼都是爲着他們。

前戶 最壞的情形，是他們的數目，一天一天增加起來。

栗福 哼！做着的，盡是一些和我的命令相反的蠢事。——是誰把女人們，小孩子們，這樣一羣一羣的送來呢？

志村 是古原大將。

栗福（勉強抑制着憤怒）我不曾說過，只把那些公然反抗我們的婦孺，加以拘禁嗎？

志村 他們個個人都對我們抱着敵意。並且他們現在，一點也不隱蔽他們的敵意了。自從那個布告發出之後，他們總是露出向我們挑戰的態度呢。

栗福 是的。他們爲着想使我成一個被萬人唾罵的人，竟不惜犧牲一切。真是可憐蟲！這是我原來就預料着的。——不要緊。不要管他。（這時更有一些兵押着新到的俘虜，通過舞台）又到了一羣新的俘虜。（他聳起肩，現出高傲的樣子，望着俘虜，俘虜們也注視着他）。這幾個人，不像是齊國人。（向着一個沒有鬍鬚，顴骨很高，面色土黃，兩個眼睛露着聰明神氣的年輕人）你是那裏人？

那俘虜 我是勾麗人。

栗福 勾麗人？爲什麼不住在家鄉裏？

那俘虜 （好像狠看不起栗福似的）你爲什麼不在月支國住着呢？

栗福 勾麗人！如今勾麗已經合併在月支國內，勾麗人在法律上也就變成月支國人了。他跑到齊國軍隊去當兵，和月支軍打仗，不是犯了叛國大罪嗎？叛逆大罪是要殺頭的，你曉得嗎？

（這時旁邊的將校們都點着頭，表示贊意。）

那俘虜 哼！我不曉得，也不來幫齊國人革命了！別說欺騙蠢子的話了！勾麗人的國在那裏呢？國都沒有，還說什麼叛國大罪。只要到勾麗去看看，勾麗人是不是和月支人受同樣的待遇，就會立刻明白了。

栗福 月支國待勾麗人到底不錯。勾麗人若曉得安南和印度的情形，就應該知足了！

那俘虜 哼！老虎和豺狼，對人有什麼區別！

栗福 如果真有熱心，你在家鄉裏，可以替自己同胞盡力的事，多着呢，不幹自己的事，倒跑到別

人的國裏瞎鬧，這都算得英雄好漢嗎？

那俘虜 哼！在家鄉站得住腳，我還出來？我老實告訴你，我自從被在勾麗的月支國官吏攆出祖國之後，就決心一輩子為祖國犧牲了。目前不准我直接回勾麗，我只好間接的為祖國盡力。我知道，幫助被壓迫的民族獨立，就是間接擁護祖國。啊！我的祖國在那裏！事到如今，但凡有人民和民族被壓迫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國了！

栗福 你是在勾麗什麼地方生長的？

那俘虜 在新羅郡。

栗福 新羅郡我是狠知道的。——在好幾十年以前，我曾經和你們的安從根，一起在那裏住過。

那俘虜 你從前？——你和安從根一起？——你現在幹的什麼！……

栗福 那種做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那時大家都蠢想着改造世界。但是，到現在世界還是一點也沒有變。恐怕永遠不會變罷。可惜你們這些年輕人，生遲了四五十年。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嗎？現在正是各國為征服世界而打仗的時代啊！在

目前，說什麼解除海陸軍備，唱什麼人道主義，相信那些感傷的瞎話的人，才真正是可憐蟲呢。

那俘虜 國家？你們的國家，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世界的市民。你們愛打仗，只管打罷，……我寧肯犧牲自己，決不肯放棄改造世界的希望！

栗福 你以為你若肯犧牲自己，跳在火車頭的輪子下面，就可以止住火車的進行嗎？

那俘虜 不管他能夠止住不能，我甘願被輪子壓死。我死了，別人總不會說我是一個像你一樣，犧牲信仰，助紂為虐的投機者。

栗福 喂，要平心靜氣的說，別動感情啊！你還是一個小孩子，所以無論什麼事情你都輕容易的想做就做。你沒有什麼係累，也不承認什麼法律和習慣。你不肯想想你的行為將要發生什麼樣的結果。也不仔細想想自己的無謀的行為，和自己所抱的目的，有衝突沒有。我從前也曾經是像你這樣的一個人。你將來在思想上也會變成我現在這樣一個人啊。

那俘虜 斷不會有那樣的事。

栗福 要知道，時代會把人變成一樣的。時代這個東西，會利用一切，消磨一切，並絕滅一切。——你如果能夠對我發誓不逃跑，我可以給你的自由呢。

那俘虜 要我發誓？我現在只得對你發一個誓：我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達我逃跑的目的。

栗福 既然這樣，就得仍然把你帶到牢營去關起。此外對你的處置，到那裏再說。

栗福向俘虜點一點頭，俘虜被兵士帶下去。

志村 這樣的東西，跑來齊東鬧什麼？聽說不止勾麗人，還有什麼蒙古人安南人等等呢。不要臉的，硬跑到別人的事情當中來打岔，真正豈有此理！

栗福（向着前戶）這個小夥子倒很幸福。老朋友，我年輕時，也是那樣一個人。什麼國家的利益啊，做人的理性啊，我一切不管，只是順着我的本能去做，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順着自己的熱情去做事是很容易的，不用一點熱情，只照理性做事，倒是極困難的事。我失掉了少年時的熱

情，如何能夠發生痛恨深惡？不能痛恨深惡，又如何能夠打仗呢？

前戶 打仗不也是一種職業嗎？

栗福 要把打仗當職業，除非是天生成的官僚才行。

這時魏德和帶着大偉登場走到元帥旁邊來。

栗福 魏夫人，有什麼見教的事嗎？

魏德和 我來請你先生，照我國內那些同胞一樣，把我也關在牢營，放在他門一起罷。

栗福 我覺得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可以答應夫人的請求呢。

魏德和 我也應該有權利，來請求你先生准我和我們同國人受同樣的待遇罷。

栗福 那是不行的啊！我是夫人府上的客。我須得極力保護夫人，使夫人不受打仗的損害。

魏德和 我不願意享受那樣的特權。別的人都在受苦，自己一個人躲在安全的地方享福，太不名譽了。

栗福 如果使夫人如願以償，那又是我的不名譽



了。魏夫人，你恐怕還沒有懂得你的要求含着什麼結果。難道你願意使少爺的性命發生危險嗎？魏德和 這樣說，你是存心要把那些無罪的人，都置之死地呢。

栗福 關於我自己的行爲，並沒有什麼非向夫人說明不可的必要。不管我的行爲合不合別人的意思，只要我願意做，我做就是了。要知道，打勝仗的人的意思，就是打敗仗的人的法律啊！

魏德和 但願有一天，這個苛刻的法律，也向着你先生自己施行一回！

栗福 我們倒是時時刻刻準備着，去忍受無論什麼樣的運命的轉變的。你們齊國人既然明明白白的沒有變更這個運命的力量了，這就應該忍受這個運命才對。

魏德和 我們無論如何，決不能承認這種破壞我們權利的暴力。

栗福 魏夫人，你以爲你們自己從沒有用過這種討厭的暴力嗎？這塊齊國的土地，真是你們的嗎？你們還沒有來這裏以前，這不是曾經屬於他

人嗎？你以為你們曾經比我們還要格外尊重了他們那些所有人的權利嗎？

魏德和 什麼所有人？

栗福 你們驅逐了的那些苗人獠人。

魏德和 你先生提起那些蠻子幹什麼？你先生難道以為我們和這些蠻子是平等的關係嗎？

栗福 他們也是人呢。

魏德和 （聳肩，表示侮蔑的樣子）說那樣的馱話！

栗福 他們也曾受了大大的壓迫痛苦呢。

魏德和 別的人受苦不受苦，和我們不相干。目前頂要緊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現在受苦。

栗福 一切都是天命。魏夫人，你服從了罷！

魏德和 我還希望上天菩薩保佑我們呢。上天菩薩恐怕要替我們報仇，也未可知。

栗福 替你們報仇？上天已經打倒你們了啊。

魏德和 那裏有的事！上天菩薩目前還保佑着我們哩。

栗福 上天也正在保佑我們。我們軍旗上面，已被上天寫上勝利二字了。

魏德和 那不是我們的菩薩，你們的菩薩，並不是真正的菩薩。真正的菩薩已經受着你們的壓迫了。但是，他越被壓迫，越變得偉大，他將來一定會把你們碾碎，和車輪下面的稻草一樣呢。

栗福 但是，如果夫人你的信仰在事實上居然錯誤了，又怎麼辦呢？如果上天把你們棄置不顧，你們又怎麼辦呢？

魏德和 那會有那樣的怪事。如果真發見那樣怪事，世上還有天理嗎？

栗福 未來的事，誰知道呢？

魏德和 就便那樣，也不要緊。我們還是我們。你們只管砲擊我們的城市罷。你們只管蹂躪我們的土地罷。你們只管殺盡我們國內的男子，強姦我們國內的婦人女子罷。——他們的小孩子們——我們的小孩子們，總有一天會替我們報仇的。

栗福 魏夫人，請你不要把那些無罪無辜的小孩子們，硬拉到你對我們的怨恨當中去罷。請你不要把我們的罪惡，種在小孩子們的心裏去罷。恐

怕他們將來不待你費心，就會很早的知道這些事情呢。

栗福灣着腰向大偉。大偉已經和他玩熟了，只睜眼望着他，並弄他軍刀上的穗子玩。

魏德和 請你不要挨着這小孩子罷。你曾經殺了他的父親，你還記得嗎？

栗福 請夫人不要說那樣嚴重的話了。現在是一個不幸的老頭子，抱着一個不幸的小孩子呢。

栗福坐在高地的斜坡上，把大偉抱起，放在自己膝上。以下一段會話，是離開衆人說的。

魏德和（暫時沈默之後，用一種比剛才低一點的聲音說）先生的少爺是害什麼病死了的？

栗福 害腸熱症。

魏德和 夫人也是害同樣的病不在了的！（栗福點頭）夫人去世在前嗎？

栗福 他比小孩子還後一點。

魏德和 真是禍不單行，好不叫人悲痛！（栗福這時在小孩子額上接吻。）這樣說來，你先生也是很知道人生的痛苦的。爲什麼你還能夠把這痛

苦給別人受呢？

栗福 我們做的事，不見得都是自己願意做的事。不過因為我們是指揮者，所以一切事件的責任，都歸在我們身上罷了。我們越是站在很高的命令者的地位，越是不得不服從呢。

魏德和 先生這樣的強辯，我是不能承認的。無論是誰，對於自己的行為，都有責任。先生不是自己也曾那樣說過嗎？我不但看不起你先生，並且還痛惡你先生。

栗福 我對於自己的行為，自然要負責任。但是，要知道，下命令的，並不是我，倒是我的祖國。我是軍人。我須得服從。

魏德和 你先生因為做了軍人，就把做人的權利拋棄了嗎？我聽說，在你們軍隊裏，‘長官的意思，就是軍隊的唯一的行為準則’，是的嗎？還聽說長官如果下命令，叫軍隊去殺他們自己的兄弟姊妹，軍隊也會毫不躊躇的去殺，這也是真的嗎？你們做着這樣無天理的行為，還配說，要把你們的文明輸入到齊國來嗎？我們的心，比你們

自由得多呢。我們所承認的主人，就只一個。這不是別的，就是我們自己的良心。

栗福 這個世界複雜得很，決不是像夫人相信的那樣單純。夫人所看見的，只是這個區區的齊東。在這裏，誠然不錯，從幾千年以來，只有個人是主人，能夠統制個人的行爲的，只有上天菩薩。但是，如果夫人知道歐美文明的世界，就會懂得，在那裏，個個的人，都消失在國家的當中。個人的行爲準則之上，還有國家的法律管着。對於國家的法律，個人想反抗，也是反抗不了的。一個人如果勉強去反抗，他一定會被壓成齏粉，他的地位，也就會被別人取而代之了。所以，如果我不做總司令官，必定還有別的人來做，恐怕他的辦法比我所做的還要殘刻呢。

魏德和 一個人總是想拿一點點行善，或是一點點防惡爲口實，去辯護他的卑劣行爲的全體。這種鄉愿的態度，正是世上最壞的行爲。因爲他會使志行薄弱的人腐敗起來。一個人，要就是，不就是無！不爲敵人，便是友人！那有站在中間

的？要知道，罪惡當中，也有種種等級，那怕他是最小的罪惡還仍舊是罪惡啊！

栗福（很冷淡的想站起來告別）魏夫人，再見罷。  
魏德和 不行，那是不行的。我知道，先生實在是一個正大寬厚的人，不過勉強粧做冷酷，去做那些殘刻的事情罷了。我哀求先生，請先生把那種不名譽的事止住罷。請先生不要把正直的國民滅亡罷。請先生想一想，先生的責任非常重大，會不會把那些呼着正義的最後喊聲弄沉默了去，能不能把那些愛自由的最後軍隊滅亡了去，都在你先生的一心了！

栗福 夫人以爲我一個人可以有推動這些大衆的力量嗎？不錯，我是指揮着他們。但是，同時，他們也拖着我到處走。即使我不顯前後，也抱着和夫人一樣的思想，恐怕在軍隊之中，除我以外，不會有第二個人更抱着同一的思想呢。

魏德和 即使你先生沒有防止這種罪惡的力量，至少你先生自己總得不去實行這種罪惡啊！

栗福 夠了，不用說了。魏夫人。我們恐怕斷不能

夠互相理解了。

魏德和 恩——！不是那樣說。你先生是懂得的。你先生的確是懂得的……（他摳住栗福的手）請你先生看在你那去世的夫人和小孩的分上，止住了這些罪惡！

這時，栗福不說話，只把臉轉向旁邊去。

魏德和（抱起小孩，把小孩的臉，挨近栗福的臉）孩子，好好認清楚罷。認清楚這個人，這就是殺了你家裏許多人的人！好好認清楚，就是到了你死了以後，也不要忘記他，好在菩薩的面前，同別的許多無辜被殺的人，一齊向着這個人和這個人的小孩子，大聲喊叫復仇！

栗福（轉臉向着黑津）把他們帶到那邊去罷。

魏德和 請把我帶到牢營去，和我的兄弟姊妹們一起住。

這時，栗福仍坐着不動。只對黑津，做手式。

魏德和 你先生要留神啦！把我放在那牢營裏去，恐怕於你反有利益些呢。還是把我監禁起來的好啊！



栗福只轉臉向着別的方面。兵士們走近魏德和。

魏德和 望菩薩保護我們！

魏德和同大偉都被兵士們帶走。暫時沉默。

布浪（很慌張的跑上場來）元帥閣下在那裏？有一句要緊的話非和他說不可。——啊！……（看見了栗福，走向他那裏去）閣下……

栗福（突然的站起來，現出很生氣的樣子，看着布浪）是布浪君嗎？有什麼事？

布浪（並不注意到栗福的不高興）元帥閣下，有一件很緊急的事。水浸進礦坑了，淄川鑛坑的全部都有破滅的危險。我須得要幾百個兵幫我去防水。請元帥下一個命令罷。

栗福（咬緊嘴唇）我不再下那樣的命令了。

布浪（呆呆的望着）元帥沒有聽懂我說的話罷。

栗福 我對你說的話，恐怕你已經全懂得了罷。我不再下那樣的命令了。

布浪（吃驚）爲什麼呢？

栗福 因爲我的兵士疲倦極了。我要留着他們的

精力，去幹別的事業。

布浪（焦燥起來）閣下！……我想我剛才說話的方法弄錯了。我不是來懇請。我是來要求着。

渠福（大聲喝起來）你來要求？……你是我的長官嗎？你認為，我的軍隊應該服從你嗎？哼！你相信，我的兵士是因為愛你和你的金錢，才去犧牲性命嗎？你以為我會為你和你金錢，去污毀我自己的名譽嗎？——我的性命，我都不說了。你造出種種謠言虛報，硬把月支國拖進這個不幸的戰爭當中來，你把整個的月支國，看成你投機事業的材料，你因為想按照你所希望的日期，得着勝利，故意叫幾千的人去送死，這種事情，到今天為止，已經足夠的了。你在這塊用我們的血染紅了的土地上面，一定可以大大的發財，你還滿意嗎？土地和黃金，變成你的所有物，倒不要緊。却是，你要知道，我們的血並不是你的啊！股票交易所的姦商壞蛋，替月支帝國，做出不名譽的事，我們只是為消滅這種不名譽的污點，來送死呢。

布浪 閣下……那樣的話……我真忍受不住了……

栗福 你忍受得住的。我的話已經說出口，怎樣也收不回來了。

布浪 但是，如果不派幾百個兵，鑛坑就要破滅了！……請閣下再仔細考慮一番。請平心靜氣的，考慮考慮。鑛坑已經浸着水了。此時若不趕快去設法防堵，恐怕要經過一年之後，才能夠修復原狀，再做生意呢。……我到底要怎樣辦才好啊？

栗福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

布浪 那裏會沒有關係！元帥不要忘記，我所代表的公司的利益，也就是政府的利益啊。……財力也是國家威力的一部分。……那簡直等於叛國的行爲呢……請元帥慎重一點不好嗎？我真不服氣。

栗福 電報機擺在那裏呢。你向政府報告罷。你把我的話照樣寫上罷。你對政府報告，就說栗福元帥說：‘我在這裏當一天總司令官，就得要單獨

由自己的意思發布命令一天。如果交易所長要對我發命令，我只得即刻派兵護送他回國’。——如果政府不喜歡我的辦法，我就辭職！

布浪（受了挫折的樣子）閣下……

這時，別的人都默默的聽着。前戶醫官做手式，叫布浪不再說下去，並叫別的人離開栗福。——暫時沒有話說——布浪和醫官細聲說了幾句話，走開去，露出憤懣和為難的樣子。

前戶（走近栗福，這時因為布浪已經走開的緣故，栗福的氣也平下來了。）元帥的病又增加了呢。可憐的老朋友！元帥你到底怎麼樣了呢？老朋友這樣生氣，我還是頭一次看見。你原來是最有自制力的，怎麼今天會這樣！我和元帥，一塊兒相處了幾十年，雖然碰見了許多困難，結局却都是被我們打勝了。我們在西伯利亞，在黑龍江，雖吃了大虧，但是，那時元帥倒也安然自若。我真料不到布浪會有激怒元帥生氣的特權！那個愚蠢的東西，對元帥怎麼樣了？請老朋友平平氣罷。

栗福 不錯。這樣生氣，真犯不着。聽了那樣蠢東西的話，就激昂生氣起來，倒把那東西的身價抬高了。但是，我已經忍無可忍了。已經受夠了。老朋友，我已經受夠了。

前戶 倒底發生了什麼新的事件呢？不是什麼都沒有變動嗎？今天一切的事情，都和昨天一樣啊。

栗福 是的。一點也不錯。

前戶 老朋友，聽我說罷。依我看來，你在幾天以前，就害着一種偏執病，專愛解剖自己的心理，熟慮自己的行爲，要想澈底理解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情的真相。這種偏執病，就是你近來不快活的重要原因。我剛才也曾看見，元帥還和俘虜並那個女人爭論質辯了許久。這樣的事，從實力上看來，是很壞的事呢！就是從身體的健康上說，也是不好的。本來，和別人談論，去探索他想着的事情，原不是一件好事。那只有讓那些說閒話過日子的文學家，或是甘備那樣可憐的人去做罷了。像我們這樣，担任着許多應幹的事情的

人，真犯不着去糟場時間呢。總之，元帥若不改變這種偏執病的狀況——恕我說一句很失禮的話——恐怕還要遇見剛才在牢營時那樣的危險呢。研究敵人的行為的理由，有什麼好處呢？一點也沒有罷！因為無論是誰，都一定會有他自己認為很充足的理由呢。一個人如果時時刻刻，都把敵人的理由，放在心理，恐怕他結局連手擗頭也不敢動一動呢。我知道，目前可以治元帥的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想事情”。

栗福 不要想事情？這句話，說是容易說的，但是，——老朋友，你錯了啊。目前令我心裏煩惱的，並不是他們的理由如何的問題。理由這個東西，無論他是屬於那一種，都是可以互相平均的。我的理由也好，他們的理由也好，結果都是一樣輕重，不會這一個比那一個特別重到那裏去。我現在心裏不耐煩的，是另外一種東西。除這種東西之外，其他的東西，我都可以耐得住，這是老朋友很知道的。即如毫無理由的戰爭，本是極討厭的事，我也還可以去打，也算不得一回事，唯獨

這種東西却對我太重了，我真受不住。

前戶 這種東西是什麼呢？

栗福 不是別的。就是剛才發生的某一件事。

前戶 剛才？——還是那件事嗎？——不錯的——

我前幾天也稍微感覺着了。但是，沒有仔細想過。……老朋友還是害怕和那個婦人見面嗎？

栗福 和那一個婦人？

前戶 這倒問得希奇！自然是說剛才在這裏的那個婦人啦。

栗福（稍微想一想之後）老朋友，你真是傻子。

——不是的，不是的，那都是過去的話。望菩薩保佑我，叫我永遠不忘記我那在地下長眠的慕杜啊！我問你，你為什麼相信你剛才說的話？

前戶 哼！要知道，這種蠢事要發生的時候，無論是死也罷，道德心也罷，怎樣高的理性也罷，那裏能夠防止他不發生呢！老朋友以為我所說的是不可能的事嗎？那個女人，的確對於老朋友，抱着一種特別感情呢。——那個女人想……

栗福（露出不相信的樣子）那個，她丈夫被我殺了

的女人嗎？那個露出深惡痛絕的樣子，罵了我的女人嗎？

前戶 是的，是的。要知道，那就是女人們的辦法。但凡是女人家，他嘴裏說的話，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說的話，一點也不錯，你可以相信的。我很懂得那個女人的心理。我已經把那個女人觀察得周到了。那個女人現在只是把他自己的憎惡感情，誇張着罷了。

栗福（很冷淡的）如果真是那樣，只算是她白費心了。那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決不是那樣。我覺得那個女人很可憐，我替她表同情。但也只不過表同情罷了。我雖然對她表同情，却並不是爲着那女人。

前戶 那末，究竟爲着什麼呢？

栗福 你該看見那個小孩子罷？

前戶 是說那女人帶着到處跑的小孩子嗎？

栗福 你也注了意嗎？

前戶 對什麼注了意？

栗福 已經夠了！我已經受不住了。



前戶 爲什麼呢？那個小孩子怎麼樣了呢？我一點也不懂得。

栗福 別的無論什麼話都好，別的無論什麼話都行，你只管說罷。唯獨這件事！——對於這件事，已經夠受了，不用說了。到今天爲止，我和我自己打仗，已經打得太多了。到了現在，我實在支持不住了。

前戶 元帥想要說的話，結局是？……

栗福 是的，是的。結局是要辭職，不再指揮軍隊。

前戶 還請你稍等一等罷。

栗福 還要等？等到幾時呢？等一天，又等一天，我已經被這句“等一等”的話，拖到如今了。結局是把自己應當過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往後推延下去，我已經這樣白白的用盡了一生涯呢。

前戶 我們的戰事不是已經快要走到結局的地方了嗎？

栗福 不，不是的。這次戰事，此後還要流多少血，吃多少苦，這是我的職務上的事情，我比你清楚些呢。就假定這次戰事會就此終結，我也願

意把終局勝利的名譽，讓給別人去。

前戶 元帥如果像這樣，不肯把自己已經走上軌道的路程，走到盡頭去，這就的確可以證明元帥害着異常的病症了。

栗福 不錯的，不錯的。老朋友，我病了。我的確病了。這是你知道最清楚的。所以最好是有別的人即刻來代替我的位置。難道我是一個軍隊裏面少不了的人嗎？難道別人不能夠代替我的位置嗎？

前戶 自然是別人能夠代替的。並且後任的人，已經確定着呢。後任就是古原大將。

栗福 古原嗎？還是其他別的人呢？好像月支國裏，好的將校也不少啊。

前戶 恐怕在事實上，月支國還未選定正式後任以前，古原已經會把元帥未竟的事業做完呢。

栗福 就讓他把這個可悲的最後勝利的光榮，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罷！

一個副官（拿着報告進來）元帥閣下，報告！

栗福（看報告——露出打勝仗時的高興的樣子）

果然入了我的圈套！——志村！呂連！你們看。如何！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這些蠢才，自己把自己圍住了。

前戶 元帥又想出什麼對付他們的新方法來了嗎？

栗福（很高興的）請看罷。要想擁護既得的勝利，並不消勉強施行自己一方面的計劃。只要探得敵人的計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敵人的武器去打敵人，就夠了。老醫官，如何？專愛探索別人心理的偏執病，有時也有好處呢。是不是？

栗福在自己膝頭上，寫命令，寫完之後，交給呂連。

古原（匆匆的登場）敵人攻來了。

栗福（很冷淡的）我已經知道了。

古原 敵人忽然轉換方向，向我們函藤師團方面進攻來了。我早想到，那方面的兵力太薄，若叫騎兵去襲擊退却的敵人，難免有點危險。現在敵人果然乘虛進攻了。

栗福 不要緊的。任他進攻罷。

古原 函藤師團長正盼望着援兵呢。

栗福 他還是退却的好。

古原 但是，要退又恐怕敵人扼住大路。

栗福 任他扼住罷。

古原 敵人一定到處都佈着偵探。若不然，爲什麼他就知道那條路上沒有布置防禦軍隊？誰向他報告得這樣快呢？

栗福 是我向敵人報告的。

古原 是元帥向他報告？——呃！這就奇怪了。

栗福 敵人正想奪取大路。任他去奪取罷。我也盼望他去奪取。——敵人果然走進那裏去就好了。恐怕他會走得進去，跑不出來呢。

古原 敵人的退却線是……

栗福 已被我們切斷了。我早知道敵人今晚要到這裏來。所以我已下命令叫函藤師團的騎兵隊，故意先做出襲擊的樣子，給敵人看，然後叫他回轉馬頭，連日連夜繞到敵人的背後去了。古原兄，你自己現在也趕快到鄔村和納村方面去，堵

住路口，從背後追擊敵人去罷。山頂已被我軍占領着了。你們只消在路口埋伏着就行了。敵人進網來了。

將校們（非常高興的）萬歲！——這一回他們總逃不了罷。

志村 聽說齊國大統領也在一起呢。

呂連 真痛快！可以算得是，對於這個小小國民的一個輕輕的射擊。

黑津 恐怕他們還決不肯投降呢。

志村 不投降，那就只有全滅了。

古原（很生氣的樣子）元帥到了必要的時候，肯實行大規模的方法，我真喜歡得了不得。——讓我對元帥表敬意罷。

栗福 我們且着手做工作罷。（露出惡寒的樣子）

前戶 元帥牙齒打顫起來了。請披上大衣罷。雨也下得真冷。怪不得在這個討厭的國裏，到處都是瘧症。

古原 元帥好像很苦的樣子。不是貴恙加重了罷。

栗福 不要緊的。老兄，不要緊。——大家去罷！

他們都去了。前戶在最後遠遠的跟着走。

前戶 他提出辭表？——恐怕還是愛喝酒的人或愛打獵的人的發誓罷。愛喝酒的人，始終是要喝的。愛殺生的人，始終是要殺生的。他雖然也憐憫被獲的禽獸，但是他決不因此就會稍微變好一點的。（退場）

這時，舞台上只有哨兵等還留在那裏。天黑了。奧原和荒野檢柴草，燒起火來。都坐在火旁邊。——暫時不說話。

荒野 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仗才打得完？

奧原 喂！聽說，又準備今晚上，把那些可憐的齊國兵，大大的屠殺一回呢。

荒野 果真能夠屠殺一回就完事，倒也不錯！左右非把他們殺盡不可，還是早一點殺個乾淨好啊。

奧原 真的。就是宰禽獸，也還是一刀兩斷的好。長久拖下去，叫他們受苦，豈不可憐透了！

暫時沒有話說。

荒野 元帥閣下爲什麼那樣發脾氣呢？

奧原 自從元帥夫人和小少爺死了之後，元帥簡

直另外變了一個入。白天還好，事情多，倒沒有許多空時候去思前想後。到了晚邊，只有我和他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元帥總是一個人坐在那裏，好幾點鐘當中，動也不動的，一直坐下去。他晚上睡不着覺。平常待人那樣溫和，到了晚上，動不動就拿頂小的事情，對我發脾氣。有一天晚上，他對我說了許多的話，他還老是記着死了的小少爺呢。

荒野 真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子！菩薩也奇怪，與其把那樣可愛的小少爺，奪了去，叫他傷心，當初又何必把小孩兒賜給他呢？

奧原 唔。但是，可愛的小孩兒，那怕很早就死了，有了總比沒有好罷。

荒野 有了之後，又死了去，豈不更加難過嗎？

奧原 總而言之，還是一樣難過。生在這個世界上，只有聽天由命罷了。

荒野 一個人，單是自己受苦，倒也罷了。他偏要還使別人受苦。怪不得世上有許多苦事！

奧原 縱然受苦，還是活着好啊。——不是？

荒野 或者是那樣罷。不過我却說不出理由。

奧原 我也說不出理由。但是，我總覺得還是活着好。

荒野 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多的說不出理由的事呢！差不多無論什麼事，我都不能理解。

（他不知不覺的望着空中，又望望遠遠的平原）  
暫時沈默。

奧原 火熄了，可不行。（撥火添柴）淋了一天的雨，遍身都濕透了。一到晚上，兩個肩膀冷得好像擱着冰一樣。

荒野 你看那邊，奧原。

奧原 那山坡上有火呢。那是敵人罷。

荒野 那個火，和我們家鄉裏的火是一樣的。在家鄉裏，那是一個山上對別山上的信號啊。

奧原 並且夜裏還吹着風笛，互相應答呢。

荒野 你還記得牛角上掛的鈴鐺聲音嗎？

奧原 記得的！說起來，我覺得好像正聽着鈴鐺響一樣。我記得鈴鐺聲音時常是從湖邊來的。

荒野 那個湖！到晚上，天上星子映在湖裏，一動



一動的，好像魚游一樣。

奧原 荒野！我們老遠的跑到齊國來了！——我們到底爲什麼跑來這裏呢？

荒野 真的，我們爲的是什麼？

一個下級將校（遠遠的叫着）荒野！（荒野也不答應，只是站了起來）

奧原 你要去了嗎？

荒野 輪到我放哨了。

奧原 那就去罷！——幸喜得現在不下雨了。

荒野 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只覺得悲觀得很。

奧原 我也是那樣。本來放哨並不是愉快的事。

荒野 我去了！（走開去）

奧原 要留神啊！敵人雖然離得很遠，到底還得小心防備。

荒野加到一隊步哨裏面，走出舞台外去。過一會，另有一羣兵士剛退哨回來，聚在火旁。他們一面烤火，一面吃東西，抽煙。

一個兵士 我真冷到骨髓裏了。好討厭的天氣！

一個兵士 你看（把脫下的長靴子舉出來），裏面

全部濕透了。什麼也是溼漉漉的，好不難過。

另一個兵士 白天淋了一天，眼巴巴的只望晚上吃點好東西，提提精神，那曉得還是這塊黑饅頭，又粗又硬。簡直是弔命！

另一個兵士 並且還得在泥水醬當中睡覺！

另一個兵士 好不可憐！倒是打仗打死了還好些。

另一個兵士 喂！你們太不識好歹了罷！過好日子過慣了，才會說這樣不知足的話呢。你們如果像我一樣，從小就是在冬京的泥水當中睡大的，一定會覺得，哨棚那裏搭的鋪也睡得很舒服呢。你們嫌吃的東西不好嗎？別胡鬧了。要知道，有東西吃，比那撈不着一點東西的人，強多了。况且還有火烤。這還不滿意嗎？別嘵嘵唧唧瞎說瞎吹了。我覺得能夠這樣過活就很好。什麼這個好，那個壞，這樣那樣的鬧，有什麼意思！對於這些事，我是滿不在乎的，要知道，我們都是好漢呢。

另一個兵士 好漂亮的好漢們！要充好漢，總得要有大仗打！但是，敵人老是遇着就跑，我們做好

漢，也沒有法子做了。敵人也真不中用，你從前邊去，他就往後逃，你從後邊去，他又往前逃，他們明明離我們不遠，但是我還始終沒有看見敵人的臉面呢。如果以為附近沒有敵人，放心去散步走走，又即刻會被他們開鎗打來，只聽見子彈飛着響，還不知他從那裏來的呢。他們一定是和蛇一樣，躲在草裏亂爬。他們不是人，是鬼。

另一個兵士 這一次好像他們要被擒了。

另一個兵士 哼！哼！我已經聽飽了，這句咒語。這一次恰恰是聽第二十次。

另一個兵士 恐怕這一回真要擒住喇。

江部 唔！如果那樣，就好了……唔！討厭的蠢豬們！把我們也苦透了！畜牲！這一次如果擒住了，要好好的報報仇才行呢。打斷他們的腰。踢破他們的頭！畜牲！

一個兵士 哼！我却不恨他們恨到這步田地。

另一個兵士 別說假話，我知道很清楚的。你搗住了敵人，何嘗饒了一個？

另一個兵士 自然不饒他們。但是我對他們並不

覺得有什麼仇恨。

另一個兵士 哼！笑話！這不和殺雞的廚子說他和雞沒有仇恨一樣嗎？

江部 你們不恨，我是恨他們的。恨他們就說恨他們，我並不隱諱。我敢發誓說我恨他們。——喂！不要把這火種弄滅了！能夠把那些蠢豬，活活的捉來，用鐵籤子從屁股穿到頭頂上，放在火上去燒，那才痛快呢！都因為他們拚命抵抗，才把這討厭的戰事，拖到現在，還沒有完結！這些瘋了的畜牲真比瘋狗還討厭呢！胆敢反抗月支，月支帝國！蠢豬！流氓！

另一個兵士 你雖然這樣恨他們，但是，他們幹的事，是很有道理的呢。

江部 什麼？很有道理！你說他們很有道理？

那兵士 不是嗎？一個國民被人攻擊的時候，起來防禦，是應該的啊！

江部 他們那裏算得是國民！他們不過是叛徒罷了。如果是國民，就應該有許多人數，才成一個國民的樣子。你看他們，不是只有不多的人數

嗎？不是一些烏合嗎？

一個兵士 他們連軍服都沒有。像他們那樣的，的確算不得是軍隊。

另一個兵士 他們是吃人的野蠻人啊。齊東國人捉住仇人，要把仇人綁在柱子上，活活的挖心，把心血湛熱饅頭吃。你不曉得嗎？

另一個兵士 呃！有這樣的事嗎？

那兵士 這是我在冬京朝月新聞上看見的電報，一定不會錯的。

另一個兵士 唔！他們真不是人！怎樣把他們全部捉住才好！

另一個兵士 是的啊！聽說他們慣會帶着他們錢包，偷偷的逃走呢。

另一個兵士 我最討厭他們的，是他們粧模作樣的，口口聲聲說什麼愛國。他們身上都帶着什麼國恥地圖。真正狗學人樣，他們也夠得上說愛國！

另一個兵士 喔呀！不好了！

那兵士 幹什麼？

那兵士 我把我帶着的愛國勅語，失掉了！

另一個兵士 我把我的借給你罷。

那兵士 不成，我得自己有一本才合青年團的規則。

另一個兵士 你明天去向志村夫人另外要一本罷。他帶了幾大箱愛國勅語來呢。

那兵士 好，我明日去要一本。

另一個兵士 那是很有益的書。

那兵士 是的，聽說那是軍人們不可少的書。

另一個兵士 印得也真鮮明，我無聊時，時常取出來，仔細看上面印的愛國家肖像，玩兒呢。

江部（仍然想着剛才的問題）他們有什麼權利，要來抵抗我們？他們沒有抵抗的資格。應該把他們殺個乾乾淨淨，和殺害着瘟疫的老鼠一樣。

奧原 喂！我問你一句話。如果我們的國，也像他們現在這樣，被別國軍隊攻進來，……

江部 收起罷，我不愛聽你的話。但凡是想抵抗月支國軍隊的人，總沒有一個好東西。一個國若配得上被月支國要求他服從，他不費一點力就成

了東亞第一大國的一部分，還不體面到萬分嗎？  
這些東西真不識抬舉！

另一個兵士 可惜他們太蠢，不懂得這些道理。應該對他們解釋才對……

江部 是的啊！現在我們就是因為要使他們懂得？才這樣拚命受罪呢。他們那裏真不懂得？不過枉費賣啞罷了。他們真正蠢得和驢子一樣！——已經對他們解釋夠了。月支國有管理亞洲的權利。月支國使別的國存在亞洲，已經算得月支國的天高地厚的鴻恩了。我知道，上天菩薩的意思，的確願意命令月支國管理亞洲的。因為強的管理弱的，原是天然的大道德呢。

隔許久，大家不說話。

一個兵士（指着天上，低聲的說）天空真大得可以。無論什麼東西都……拿人和他比起來，算得什麼呢！……

暫時無言。

奧原（狠沉痛的）甚麼強的？……誰是強的呢，……不能夠那樣說。人這種東西，一定比什麼都

弱呢！……

大家都不說話，只望着火。

遠遠的聽見步哨叫了兩聲“誰啊？”隨後就聽見追着跑的聲音。隨即接着開了兩槍的聲音。呼救的聲音。兵士們剛剛聽見最初的喊聲，就都提槍站起來，也不說話，只是嘴裏亂罵着，跑出哨棚去。隨後，外面有人叫着：‘就是這裏啊，兄弟們！’他們抬着受傷的荒野回來。

荒野（用很弱的聲音）打我的人也受傷了。我望見他倒地呢。

另外有三個兵士回來。他們抬着受傷的年輕勾麗人。

江部 狗東西！（想用鎗頭把他打死）

荒野 不行啊！

奧原 喂！別那樣！別那樣！

江部停着手。——大家把受傷的兩個人，抬到火邊來。

勾麗人（很高傲的）請你稍忍耐一刻工夫罷。我即刻就會死的。讓我利用這點時間，好好的和你



們告別罷。

兵士們 他就是剛才和元帥說過話的那個勾麗人。

另一個兵士 他想逃走呢。

荒野 (向着奧原)還是碰上了!我不說過,我感着有點不好的兆頭嗎?啊!到底完了事!

兵士們 我們送荒野到野戰醫院去罷。

荒野 恩——!請你們暫時不要搬動我罷!

一個兵士 去是去不得的。恐怕到不了醫院,在路上就斷了氣呢。

奧原 (對着那兵士)喂!別多嘴!別那樣大聲亂喊!

荒野 我不願意到醫院去!你們不要把我一個人丟在那裏啊!

奧原 唔!你愛在這裏,就在這裏罷了。要好好的躺着。你這傷不要緊的。

荒野 什麼!我知道我已經不行了。

奧原 沒有的事。放心罷!

荒野 (哭起來,——過一瞬間後)那個人活着嗎?

勾麗人 我也不行了。等着我，一起走罷。

荒野 那個人身上什麼地方受了傷？

勾麗人 啊！頂壞的地方。背上。這一些時候，晦氣老是跟着我走，我早知道沒有好結果，却不料傷在頂壞的地方。運氣真壞！這樣一來，什麼都完了。——算了罷！運氣要玩弄我，我只好對他笑笑罷。要知道，只有用這樣冷笑的態度，才能夠戰勝壞運氣呢。（這時荒野呻喚）你很苦嗎？

荒野 唔。你怎麼樣？

勾麗人 自然也是很苦。

荒野 你爲什麼殺了我？

勾麗人 哈哈！問得好！如果你要這樣問我，我就問你，爲什麼你先放槍？我不過自衛罷了。我是打算逃走的。你爲什麼一定要我的命呢？

荒野 我不懂得爲什麼我會那樣做。那時我不得不那樣做罷了。——好冷！——奧原，我們的家鄉在那裏呢？你把家鄉所在的方向指給我看一看。——啊啊！這樣的天空，這樣的星子，我從前一點也沒有看見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天

空罷。我要死在這裏了。你們要回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塊土地上。

勾麗人 我和你一起留在這裏罷。我也不是本地人呢。並且死在這裏的，還不止你我兩人。此外還有無數的死朋友啊。哼！恐怕你們也還要加入死鬼的團體呢。呃？不是嗎？恐怕死在地下，還有好幾年要聽許多外國人的脚步聲音在齊國跑着打仗呢。

荒野 你在勾麗，幹的是什麼生活？你沒有父母等着你嗎？

勾麗人 我的母親，年紀很高了，還住在義州。但是他並不等我回去。我有好幾個兄弟姊妹，大的小的，都跑在世界各國裏面求生活去了。因為勾麗生活太難，站不住腳啊。我母親對我們說：“我的孩子們啊！你們盡力去找工作罷。你們盡力求生活罷。不管怎麼樣受苦，能夠活在世上，總是好的呢。如果實在過活不下去了，那末，你們就漂漂亮亮的想一個死的方法罷。到了實在除死以外別無方法的時候，死也不算得是一件壞

事呢。”我照我母親說的話，活到現在了。我雖然未曾過幸福的生活，但是，總算找着頂好的死的方法了。我雖死，也很甘心滿意。只要合道理，死也是好的。

荒野 啊！我爲什麼跑到齊國來了？爲什麼？爲什麼？

勾麗人 你說的話不錯。你們跑到這裏來逞強，實在不算一件漂亮的事。你們是來奪取別人的國家的。

兵士們 （漸漸被引進他兩人的會話當中去）那不是我們的過錯。生來是這樣的命，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勾麗人 瞎說！那豈是命該如此？世上沒有什麼叫做命，只有我們自己。命就是我們自己啊！你們真是小孩子呢。你們相信有一個替我們作主的人嗎？笑話！那會有什麼替我們作主的人！沒有的！除了我們自己以外，什麼都沒有！你們只管去做我們不能不做的事罷。只要肯去做，就萬事順遂了。

奧原 不對，不對。這個世界，是一個惡世界啊。一切都是不好的。那會有什麼順遂的事？

勾麗人 如果這個世界果真是一個惡世界，那只因爲我們把他弄壞了。世界原來是好的。

奧原 啊啊！世上的事情真難懂！什麼都是謎子一樣！

勾麗人 有什麼難懂的？——你看看我們那邊營盤裏的樣子就行了。在我們那邊，一切事情，都非常簡單明瞭。那邊有好幾百外國人，都像我一樣，從世界上各處跑來的。也有安南人，也有印度人，也有法國人，也有德國人，也有俄國人，並且還有月支國的人。這些人的人種也不相同，宗教更相差很遠。也有窮的，也有曾經富過的，有告化子，有貴族，什麼種類的人都有。真正說起來，這些人之間，並不能夠是一心一意的。就拿這些齊國人來說，雖然知道我們幫他們，他們並沒有特別優待我們，並且有時還疑惑我們呢。但是，那有什麼關係？我們看見他們爲正義而受苦，我們情願來犧牲性命幫助他們——只要我

們能達到幫助他們的目的，我們就愉快極了！有了這種愉快，大家就都成爲兄弟了，什麼人類的不同，宗教的差異，什麼皮膚的白黑，思想的濃淡，都不成問題了。我們只感覺得大家都是相愛相助的人類！這難道不是地上的樂土嗎？

奧原 好兄弟，話雖說得好，但是你們也還是做惡事呢。你們不是也在殺我們嗎？

勾麗人 世界的改造，不是一天可以做得成功的，也不是不受分娩的痛苦就經容易出世的。老兄們，忍耐忍耐罷。世上一切一定會變好呢。

荒野 喔——！我做錯了！我做錯了！

江部 喔——！那些蠢豬！渾蛋！什麼銀行家啊，大臣啊，大將啊，都是些黑了良心的狗子呢！他們爲要達自己升官發財的野心，隨便就宰殺可憐的人們，安他們一些掩人耳目的罪名，可惡極了！

荒野 啊！上天菩薩！菩薩能恕我的罪嗎？

勾麗人 你且不要管菩薩恕不恕你。你先自己恕自己的罪罷。要曉得，你做了的那些罪惡，其咎並不在你。頂不幸的，就是你一面不知不覺的做

頂惡的事，一面還認爲那是頂好的事。這才是大不幸呢！

荒野隱隱的哭着。

奧原 你很苦嗎？(荒野不答)

荒野 (用很低的聲音)吳奇，請你吹一調“故鄉之水”，給我送終罷！

一個兵士默默的取出一個口琴，吹奏起來。大家慢慢的用很低的音，合唱起來，漸漸露出憂鬱的樣子。大家一面唱，一面坐在火邊抽煙，只是望着火焰。荒野努力想爬起來。

奧原 (灣腰扶着荒野)你想怎麼樣？

荒野不答話，只努力伸出手來，給勾麗人。勾麗人也很感動，用一種急激的努力，抬起身子，向荒野方面一滾，抱住了荒野。——他們都死了。

遠遠有鼓聲，似乎是叫兵士歸隊的樣子。這時歌聲也突然停止了。口笛還吹着一點未完的調子。

江部 (看見兩人死了)還是死了。(想把死的兩人

分開)

奧原 喂！讓他們死在一起罷！

兵士們大家抽着煙，只是坐着默想。月亮出來了，照着平原。一個下級將校出場。

下級將校 集合！

除了奧原以外，別的兵士都無意識的站起來。

一個兵士 排長，又要去了嗎？

下級將校 敵人來攻呢。

兵士們也不着急，只是默然準備軍裝等。奧原仍然坐着默想。一個兵士把他肩膀敲了一下，意思要叫他起來，

奧原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一個兵士 誰知道？還不是隨他們意思，跟着他們走！想來是開火罷。

奧原 還去開火？

那個兵士 沒有法子。非服從不可。

奧原站起身來。

兵士們站起隊來。剛剛要出發的時候，江部忽在四圍沉靜當中，向着空中，舉起拳頭，叫喊



起來。

江部 一些渾蛋東西！一羣壞蛋！

下級將校（很嚴厲的）你那怪樣子是對誰啊？——

（暫時無言）開步——走！

大家都走起來。奧原突然停着不走了。隨後忽又走了兩步。最後離開隊伍，輕輕的把槍丟在地下，走到火旁邊死人的附近坐着。

下級將校 喔吧！你病了嗎？

奧原擺頭表示沒有病。

下級將校 沒有病，就站起來罷！

奧原 不，不，我再不去殺人了。

—— 幕 ——

### 第三幕

舞台表示魏德和宅前的農園。時候是晚間。有很亮的月光。舞台中央有貯水池。舞台正面一帶，有許多樹木，沿着很高的牆垣，好像成爲一道帷帳似的。舞台右邊有一很大的門，可以

容大車的出入。將校們從那裏出出進進。舞台左邊，有一座房屋。房屋前面有一個平台，由平台經過幾梯石梯，才到平地。栗福坐在平台上的一個小桌子邊。棹子上點着一個避風燈，擺着書籍，地圖，酒瓶，酒杯之類。呂連和黑津坐在很小的椅子上，正在寫什麼東西。平台下面的院子裏，另外有一張小棹子，旁邊有幾張粗椅子。右邊大門口，站着守衛的兵士。有三兩個年輕副官，站在院子裏低聲說話。他們正在那裏等候元帥的命令。

年輕的副官 這回一定捉住了。那些蠢東西，居然貪餌上了釣。

另一個 他們走進口袋裏來了。

另一個 古原大將堵住一個路口，我們堵住一個路口，志村大佐和砲兵，又占領着高地，敵人還往那裏跑？只要拉起網來，一網就打盡了呢。（指着栗福）——他還等什麼呢？

另一個 別着急罷。他一定看準好機會才動手的。

這時，呂連從石梯上下來，交一個命令給一個

副官。那副官即刻走了？

另一個 到底下了一個命令？

栗福走下平台，到院子裏來。幾個副官，圍着他，高聲替他賀喜，他露出很嚴厲的表情，舉動似乎很急激粗暴。——時而高聲大笑，時而說出很冷酷的命令，把會話打斷。——時而寬厚，時而峻嚴。

將校們（一齊說）元帥這次計畫真妙！可以算得元帥生平第一的傑作。

栗福 生平第一？諸位老弟，不要這樣早就把我埋到土裏去罷。須知道，這計畫並不是我臨終的遺言呢。

一個將校 不，不是那個意思！……但是，縱然這計畫並不是元帥的最後的話，總可以算得他們那些蠢東西的催命符罷。因為戰事準可以由此終結了。

栗福 ‘因為缺乏對手，所以戰事終結’。你熱心的是這個嗎？放心罷。戰爭這種東西，永遠不會終結呢。一個戰爭終結了，即刻就會發生第二個戰

爭啊。要知道，我們這種職業，是永無休息之日的。（走近小棹子邊去，站在那裏，叫人拿燒酒來，替衆人斟上，自己也喝起來）——放心罷。這種拿厭恨呀，獸性呀，以及世上一切萬惡的本能爲中心的事業，一定會永遠存在的。只要人類存在世上一天，這種事業也一定會存在一天的！（他們起初都笑着，後來慢慢有點勉強裝做高興的樣子，最後大家覺得無興味，都不做聲了。）

一個將校 我們和他們的打仗，幾時才完呢？

栗福 幾時完！忍耐的等着罷。

另一個將校 準備已經完成了嗎？

栗福 完成了。

另一個將校 還要等多久呢？

栗福 （很不客氣的）那只看我的興致罷。

一個將校 好奇怪！敵人也是明知被我們包圍了，還在那裏等着不動。兩軍已經十分逼近，兩軍心臟的鼓動，却可以互相聽見呢。

栗福 （笑着——隨即很嚴厲的）諸位老弟，你們好好的去幹各人的職務罷。

將校們（各人相對，低聲說）他真像一個逗着活老鼠玩的貓子呢。

一個將校 真清靜！誰會想到就要開火？

將校們出去。

栗福（一個人自言自語）真清靜。真清靜。夜色好極了。天也晴了。樹上有鳥叫着。……但是，在幾分鐘內，就要大開其火！

一個將校（走到栗福旁邊來）報告元帥。元帥從卒與原拒絕了上官的命令，不肯上火線。他口裏還說着戰爭反對論。現在已把他拘捕了。

栗福（生氣拍桌子）什麼？不成器的東西！——簡直是嫌我和這些齊國癩子打仗還打不夠！——還要叫我鎗斃自己的兵士！——那東西居然敢信口談論國家的命令！這只有指揮官才配上談論。一個兵士居然敢插嘴！——把他帶上來！

將校走出去。

栗福端起杯子喝酒。

牆垣外有軍隊進行的聲音。老醫官走進來。

栗福（微帶着激動的神氣）喔！你來了，老朋友！

想來你也正等着我們完成我們的工作，好輪到你去擔當你的職務罷。是的嗎？

前戶 元帥幾時動手？

栗福 你們無論是誰，一個個都性急得了不得。

前戶 難道元帥覺得越拖長越有趣嗎？

栗福 是的。明明看見一個敗滅，懸在空中，搖搖不定，想着，只要我發一個信號，他就會落下地去，——這真是一件愈快的事啊。

前戶 元帥現出戰士的本來面目了！

栗福 還沒有開火以前，就得着了勝利的時候，原是打仗的最快活的瞬間呢。

前戶 這樣說來，這一次他們是逃不走的了？

栗福 他們已經在我的掌中。只要我願意幹，他們怎麼樣都跑不了。——（栗福笑起來）老朋友，如果現在我居然不能夠願意去幹，那豈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怪事嗎？……不管那樣多，且喝杯酒罷。

栗福替前戶和自己斟上酒。

前戶 （把手放在栗福的手腕上）不，我已喝夠了。

請放在那裏罷。老朋友。你已經變成很利害的神經質呢。

**栗福**（放下杯子，仍然繼續自己的思路）我真不能夠幹嗎？……不，不能夠。我什麼都不能夠。他們是被擒住了。却是，我也一樣被擒住了。我已經沒有自由了。

**前戶** 沒有自由，倒反好些呢。要知道，不太過於自由，原是一個大大的幸福啊。

一個副官送報告進來。栗福看報告。前戶正想走開。

**栗福** 老朋友，請等一等。我有句話對你說……

栗福在念完了的報告上，批了幾個字，交給副官。副官出去了。

**栗福** 前戶兄，你是我的朋友。是我很親實的老朋友。你今天半天對我說的話，使我想起了我們兩個曾經共同的征服了許多困難。你一定還記得罷？我們兩個在西伯利亞打仗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有絕大的犧牲，甚至於連負傷的戰友，都不能不捨棄。我們在那時候才知道了等候敵人來

殺的痛苦。我兩個那時不是曾經約過，如果兩人中誰先倒地，沒有倒地的，就應該開鎗把倒地的打死，是不是呢？你還記得嗎？

前戶 記得的。我還敢對神發誓，如果那時真有必要，我一定盡了我的義務的。

栗福 是的啊。我也是和你一樣想着。因為我們是曾經定了相互的契約的。——老朋友，我告訴你，不料目前的事情，又和那時很相類似。因為我害怕的，並不是敵人，倒是一種比敵人還壞的東西。——總之——簡單說起來……——你把這東西收下罷。（把連發手鎗給前戶）

前戶 是怎麼樣一回事？

栗福 想來你是尊重我的名譽的罷？

前戶 何消說得？對於你的名譽，和對於我自己的一樣。

栗福 這樣就好了。如果有擁護他的必要的時候，請你利用這隻手鎗罷。你要描得準準的，別打不中才好啊。

前戶 不幸的老朋友！你說的是真心話嗎？



栗福（他此時在一種異常的激動狀態下面。這種激動，隨着他所說的話的變動，時而消沉，時而提高。）老朋友，你一點也不必替我焦心。我說給你聽罷。我目前做的是軍人，盡的是軍人的義務，是不是？然而，這正是可恥的，可恥的事啊。老朋友，恐怕你也是懂得的罷。我們都懂得，只是不敢說出口罷了。——你要問我為什麼要做這可恥的事嗎？因為我忍不住。在我的心裏，一方面有良心告訴我，這是可恥的。另一方面，又有一個聲音對我說：‘往前走罷。別管你良心對你怎麼樣說！’老朋友，我心裏有兩個互相敵對的意志爭鬪着呢。如果我在普通的狀態下面，那倒不要緊，只要決了心，我就可以照這個決心去做，不會去管我的良心怎麼樣。但是，我現在實在疲倦極了，衰弱極了。弄得進退失據，豈不可恥？老朋友，你屢次想叫我不辭職，這是你的不是呢。可惜現在辭職也來不及了。現在只要我走一步，——只要我這樣站着不動——就會引起這齊國的大損失，並且支帝國全體的大損失呢。

——我應該順從我的良心嗎？——要順從良心，就非把自己弄成一個謀反人不可——那末，就順從國家嗎？不錯，非得順從國家不可。可惜我的良心又反抗着我。——我還是照剛才說的，實行我兩人的舊約罷。那樣一來，就會萬事解決了。老朋友，你看我的話對不對？我很願意把這件事丟開不想，但是我越不願意想他，越會時時想到他。我的腦筋紛亂極了。我真連自己都不曉得，我下一刻鐘要幹什麼怪事出來呢。老朋友，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不得不拜托你。請你監視着我罷。如果我對於打仗的意志，有一點停頓挫折，就務必請你救我，放手鎗打我這腦袋罷。聽好了嗎？老朋友！

前戶 唔！

栗福 你答應了嗎？

前戶 （暫時沉默之後）一定照辦。

兩人握起手來。

前戶 但是，恐怕，不必那樣辦，就可以萬事解決呢。

栗福 我也希望能夠那樣。不過，我總想對於我這謀叛的良心，抵抗抵抗，使他知道我是不易受他管制的。一個人如果使他的良心管制着義務，良心反轉會成爲危險的東西啦！……所以應該設法駕御良心。——前戶兄，我真疲倦極了。疲倦到你不能夠想像的程度了。我睡不着覺。我的心重得利害。我想着……恐怕你已知道了……想着我那死去的小孩子。我昨晚夢見他，他還責備我，說我叫他更死一回呢。

前戶 那樣過去的話，不說也罷。

栗福 唔。——我這個人真正可笑！像我們這樣無聊的，機器一樣的人，除了紡同樣的綿線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喂！老朋友。我想，大概未必真有非叫你動手救我的事情發生罷。不過，萬一居然發生那樣怪事的時候，却不好叫你白白受累。這樣罷，我這裏先寫下一個證據，證明你開槍打我是受了我的囑咐的。你看好不好？

前戶 這個嗎……？也好罷。

栗福 謝謝你，老朋友（兩人握手）這樣一來，我倒放寬心了。

前戶 戰鬪一旦揭開火蓋，心就會安定起來的。那時候，恐怕你也未必還能夠有猶疑不決的工夫呢。

栗福 不錯的。一個人到了沒有自己的意志的時候，倒也什麼都不憂愁了。任着事情，本身去發展，讓他替我們決定意志，倒也快活。我看見那些粗魯的人，什麼事情也不想，只是胡里胡塗的過日子，我真有點羨慕呢。（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門口站着的兵士們。——這時有兩個兵士押着奧原來了。前戶走開。——栗福毫不自覺的，斟起酒來。）你這東西，蠢才！狗吃了你的心嗎？你這東西要反抗命令嗎？你以為我有工夫來管你這些蠢事嗎？你醉了嗎？瘋了嗎？病了嗎？還是怎麼樣了呢？

奧原 都不是的。元帥閣下，請不要生氣。我也沒有瘋，也沒有病，我只是已經不願意打仗了。

栗福 已經不願打仗？怕死嗎？

奧原 我如果怕死，我或許也不會不上火線了。

栗福 也不怕死。那末，爲什麼呢？

奧原 一個人生活得太苦了。並且也太過於使別人受苦了。我已經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

栗福 不能繼續，要怎麼樣？要知道，你不願意殺人，自己就得被殺呢。

奧原 我覺得被人殺了還好些。我被殺掉了，我就不會受苦了。如果我去殺人，那就不但苦了別人，連我自己也要受苦呢。

栗福 你這東西，從什麼地方檢得了這樣的思想？你不是跟着我打了三個月的仗，沒有訴過一點的不平嗎？你這東西，難道從天上得了什麼菩薩的顯示嗎！

奧原 沒有什麼奇怪。我這個道理，只要坐着好好的想一想，就會懂得的。倒是，要想懂得大家現在做着的事的道理，反轉困難得很，要有一種特別知識才行呢。像我這樣的蠢人，自然夠不上有這種特別知識呀。

栗福 像你這樣的東西，那有懂得世上的道理的

必要？你只管服從就行了。你的指揮官們，自然會替你想道理。

奧原 我很知道，元帥比我還格外會想道理些。不過元帥不肯把自己所想的道理說了出來罷了。

栗福 蠢東西！我想着的事，你怎樣能夠曉得！……我正想救你一條狗命，你倒狂妄起來了！

奧原 不是的！我本來沒有說這話的意思。……但是，因為我很知道元帥也是很不幸的，我才……請元帥不要見怪。

栗福（忽然溫和起來）你打算怎樣幹呢？我的可憐的年輕人！生活真不是快樂的事。縱然反抗他，又有什麼用處？要知道，這個世界並不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呢。這世界簡直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

奧原 元帥是好人。我們當弟兄的，也都是善良的人。就是我自己，也並不是壞人。但是，只管都是好人，我們却都做着壞事。

栗福 頂好的人，如果都像你一樣，逃避了去，這個世界就完全變成壞人所有的世界了。

奧原 如果頂好的人去做壞事，他們豈不比惡人還更壞嗎？因為他們明明知道不好，卻偏要去做，是一個明知故犯呢。

栗福 你還打算把你的道理繼續說下去嗎！我却和你議論了。——你拒絕命令，不肯服從。你犯着死罪呢。——但是，年輕人還得仔細想想。你總不會寧肯死都不肯服從命令罷。你和我是同鄉，並且還是同族。我們都是一家人。你恐怕也不願意做出使我丟臉的事罷。你若做出那樣的事來，大家都要笑你，說你是一個卑劣的人呢。

奧原 元帥總不會說我罷。元帥閣下？

栗福 那裏會不說你？我一定要說的。

奧原 決沒有那樣的道理。

栗福 我一定把你認為不中用的東西呢，知果你要……

奧原 元帥不過嘴裏那樣說說罷了。心裏一定不會那樣相信的。

栗福 好頑固的東西！——怎麼！你難道故意要我生氣，好叫我槍斃你嗎？不會罷。奧原，我很喜歡

你呢。

奧原 總要請元帥不要生氣才好。報告元帥，我實在除了這條路，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栗福聽到這裏，只是頓腳，背開臉去，露出躊躇不決的樣子。——門外遠遠的有放槍的聲音。

一個將校（忽忽的跑進來）報告元帥！……敵人到底決心蠻幹了。……敵人來襲擊我們了。他們正想攻擊我們的包圍線，想打開一條生路。

栗福（騎上馬。——對奧原說）你這東西一定會被槍斃的。

栗福和將校們急忙忙的跑走了。奧原和兩個看守他的兵士，留在院子裏。兩個兵士商量着。

一個兵士（走近奧原，低聲的說）奧原……現在這裏沒有別的人。……快逃走罷。

奧原（露出動心的神氣）那可以做得到嗎？

那個兵士（露出不像和他說話的樣子）我們閉着眼睛哩。趕快逃罷！



奧原向着院子的旁門走。但是即刻又回來。

奧原 不行，不行。還是不動的好。

兵士 不動的好？你要知道，你的罪是免不了的呢。

奧原 我知道。但是，如果我逃走，別人一定要說我是因為怕死才拒絕命令。剛才元帥也曾那樣說呢。

兵士 幹嗎怕別人說？難道你不想活嗎？

奧原 活是想活的。到現在尤其想活。

兵士 爲什麼你不願意向那些野蠻人，放他娘的一兩槍呢？

另一個兵士 並且用不着瞄準。只向天放幾槍就行了。

奧原只是搖頭表示不願意。

頭一個兵士 你這東西好不背霉！——硬叫別人槍斃你！難道你不害臊嗎？

這時，外面開火的聲音越發加大了。

另一個兵士 你聽得見他們幹嗎？

頭一個兵士 真倒霉！好容易等到跳舞會開了，偏

偏會被奧原這東西釘在這裏！

另一個兵士 擒住敵人了。他們這一次一定全部不留一個都要被擒了。——從國內到這裏，不知受了多少苦。每次受苦都有我在場，偏偏這場快活的仗火，就沒有我參加。我真倒霉啊！

頭一個兵士 我不願意碰在這裏了。我到那邊去。  
奧原 你怎麼樣了？衛連。你……你也動了殺人的念頭嗎？

頭一個兵士 別人都在幹殺人的勾當，爲什麼我就幹不得？——這種快活的機會，真是一輩子也不容易碰見一回呢。並且還是很有光彩的機會。  
(跑出去)

奧原 (向着另一個兵士) 賈睦，你是有小孩的人。你總不會到那邊去殺人罷？

那個兵士 我只去看看熱鬧罷了。(也跑出去)

奧原 (一個人獨白) 血腥把他們腦筋醉昏了。他兩個人本是善良的人，也會這樣。怎樣勸他們不去，也勸不住。他們簡直像狗爭東西吃一樣！

這時月影正映到石梯邊。奧原坐向影子當中

的一段石梯上。

開火的聲音，越發高起來。左邊房子的窗戶打開了。窗口露出女人們的臉來。魏德和，老孀娘，大偉，女僕等等，接連着都跑到平台上來，張着耳朵聽鎗聲，露出很不安心的樣子。他們從石梯上走到院子裏來。一會兒，志村夫人也出來了。別的女人都走到院子裏去，唯獨他留在平台上。

女人們（一齊說）很近呢！正在海瀾門打仗。

一個女人（下石梯時，碰了奧原一下，眼望着奧原）那是誰啊？

另一個女人 他因為胆小怕死，不肯上火線去呢。  
志村夫人（和一個剛出來的將校說）你聽！真叫人感動萬分！那個遠遠的喊聲。看這月光！不是很帶有詩味嗎？

魏德和 那槍每響一聲，我們的戰友就要被殺死一個人。菩薩啊！你為什麼不替我們那些被敵人包圍的人，開一條生路呢？

老孀娘 不要對菩薩懷疑罷！菩薩一定知道他自

己的計畫的。大家跪下禱告罷。我們誠心禱告，或者會警醒了菩薩，他就來救我們呢。你如果對於菩薩，懷了一點疑，菩薩見怪，豈不什麼都完了嗎？那怕到了如今，我們還是應該希望的。

魏德和及女人們 是的，是的。我還是希望！我希望菩薩使我們打勝仗，我希望菩薩把這些強盜都弄死了去！

志村夫人（很生氣，從平台走下到院子裏，和魏德和並老孀娘說話）魏夫人，請你不要那樣說罷。請你不要用那種冒瀆的禱告，使菩薩發惱罷。菩薩已經給過你們一個打擊了。你們還是向菩薩請罪罷。請你們不要白白放過了菩薩的教訓罷。

魏德和 使我們受苦的，並不是菩薩。和你們在一起的，只是惡魔妖怪，那算得是菩薩？

志村夫人（憤激起來）喔呀！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說呢？你們真是可憐的罪人啊！別瞎說謊話了！

老孀娘 誰說謊？你這話才是說謊呢。誰是罪人？你有說這句話的權利嗎？

志村夫人 菩薩總是向着有力量的人和道德高尚的人的。

魏德和 只有爲正義而受苦的人，才能得着菩薩的保佑呢。

志村夫人 菩薩是保佑我們的。

老孀娘 菩薩是衛護我們的。

志村夫人 是我的菩薩！——是我的！是我的！

魏德和同女人們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菩薩！

志村夫人 望菩薩把他們打得粉碎罷！望菩薩打破他們的傲慢罷！

魏德和 願菩薩替我們報仇罷！願菩薩把他們打入烈火地獄，叫他們萬劫不得翻身罷。

老孀娘 （像唱歌一樣說話）

‘他們力只管大，人只管多罷，  
被我殺時，要像剃刀碰頭髮！  
聽罷！我已駕上飛車鞭着馬！  
打蝗蟲樣，把你火燒又刀殺！……’

志村夫人 （也奮然像唱歌一樣，說着）

菩薩說過的，菩薩說過的：  
‘向亞麻黎去，向阿麻黎去！  
要打壞，那裏一切的東西，  
一點不要放鬆，不要介意！  
殺完罷，男的女的和小的！  
殺乾淨；駱駝牛羊和馬驢！’

魏德和 請菩薩顯聖啊！

志村夫人 顯聖！

魏德和 你是萬能的菩薩。在必要的時候，難道你  
不能夠顛倒宇宙，叫你所保佑的國民打勝仗嗎？

女人們（這時魏德和，老孀娘，志村夫人都把手  
腕向天上伸着）請菩薩打救我們！請菩薩保佑我  
們！

這時呂連和其他將校一起高高興興的走進  
來。

呂連 他們都被擒了！大統領也擒住了！一切指揮  
官也都捉來了！結局把他們擒住了啊！

女人們聽見這話，都一面發一種怪喊聲，一面  
搓手頓腳，露出悲慘萬狀的神氣。只有志村夫

人很高興的叫着“謝菩薩的大恩”。

將校們（非常歡喜的樣子，說得不成片段）他們想打開一條出路呢，大統領的馬倒了。那老頭兒落到泥裏去了。我們的兵把他扶起來的時候，他已挫傷了一個膀了，動都動不得呢。他們那方面，還想衝過來把他搶回去，因此我們和他們大大的格鬪了一場呢。結局還是我們把他奪來了。我們把他和他幾個黨羽，當作俘虜擒來了。

一個將校 其餘的叛徒怎麼樣了？

另一個將校 還在頑強抵抗。但是我們已放開花砲打他們了。……他們會像蒼蠅一樣，倒在遍地都是死屍呢。——元帥在那裏呢？——你看，被擒的都帶到了。

齊國大統領穿着扯破的衣服，滿身血泥，同着另外幾個俘虜，被兵士們推進門來。——大統領的衣服是小禮服，沒有戴帽子，長着鬍鬚，身體很大，臉像猴子一樣，年紀很高的樣子。別的俘虜，老少不等，衣服也狠不整齊一律，也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的。——將校們看見

他們的樣子，都大笑起來。

將校們 你看，這些東西！怎麼這麼不像樣子！哈哈……真是醜態！好漂亮的衣服！就是這種東西抵抗了我們嗎？和這種人打仗，真正丟了我們的臉呢！真髒得可以！——那老頭兒，簡直和猴子一樣！唔！一個滑稽的老頭子！喂！我問你，你都想抵抗月支國嗎？應該把他放進動物園的籠子裏面去！

這時，失意的女人們，看見俘虜進來，都放出一種絕望的怪聲，站了起來。他們向俘虜們伸着手腕，口裏只喊“父親啊！父親啊！我的丈夫啊！我可憐的小孩子啊！”——月支兵把女人們攆開。俘虜們非常沉靜，露出一種毫不關心的樣子。

志村夫人（高興極了的樣子，把俘虜指給女人們看）如何！這就是菩薩的顯聖呢！你們滿意了嗎？  
老孀娘（把頭碰在地面上響）

‘往地下看，只看見一切皆空，  
往天上瞧，也沒有一點光明。’



魏德和（站起來，伸出拳頭向天上打去）啊！已經夠了，已經禱告夠了！你聾了嗎？你欺騙了我們嗎？你還配說你存在着嗎？你沒有存在！你不能够存在！沒志氣的東西！不中用的東西！我們真是大蠢子，偏會向着你禱告！存在世上的！只有我們自己。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我們自己。能夠做出顯聖一般的事業的，也還是只有我們自己呢！大偉！大偉！你幾時起事？你幾時起來殺韃子？

這時大偉小孩子站在母親的旁邊，只是打顫，現出憂鬱的樣子，髻髯像看什麼似的，向周圍到處望。

將校們正冷嘲熱罵着俘虜的時候，元帥也回來了。突然大家都沉默起來。元帥脫了帽子，走向大統領方面去，伸出手來。

栗福 先生，單從兩國的力量看來，早應該發生這樣結果的。虧得你們英雄武勇，竟把當然的結果，拖延到今天了。我不勝佩服，請接受我的敬意罷。我能夠迎接這樣高貴的敵人，我真覺得榮幸極了。

大統領睜開一雙極憂鬱的大眼睛，望着元帥和元帥伸出的手。隨即把自己的手，藏在衣口袋裏面，並轉過臉去，拿背向着元帥。

栗福（因為被拒絕的緣故，很不高興，只管皺着眉頭。——過一瞬間之後，忽然露出又高傲又氣憤的態度，對着黑津說）黑津，你去試對他們說說看。請他們暫時把厭恨的感情收起，和我談一談，好不好？

黑津走到大統領旁邊去。大統領仍然向他背着臉。

大統領（好像對別的人說話一樣，輕輕的說）我不認識那漢子。

栗福 我就是月支帝國海外遠征軍的總司令官元帥栗福。

大統領（仍然不轉過頭來）你到我們國裏來幹什麼？請早日退出國罷！

栗福 先生，你想閉着眼不承認事實，那都行嗎？你現在是我的俘虜。你們打了敗仗呢。我承認，你們的敗仗，是很有光彩的！但是，你們要想否

認敗北的事實，那恐怕是白費心罷。我所希望的，只是一件事。——這就是，我希望替你們把你們的悲痛極力縮小。像這樣的戰爭，如果長久打下去，只有使你們國民的墳坑越挖越大的，連我看着都過意不去呢。請你把這種兩邊力量太不相稱的戰爭，結束了罷。這倒很容易。請你對他們下個命令，叫他們投降就行了。這樣，我可以把我國政府所承認的降服條約，送給你了。

大統領 先生，你到底把我認為什麼人呢？你認為我可以發那樣一個命令給他們嗎？你以為他們也和別的國家的奴隸兵一樣，只是為我一個人而打仗嗎？我告訴你，他們打仗，是為他們自己的良心啊！只要他們的良心相信打仗是好的，他們一定會打到底呢。他們已決了心，不是他們被打死，就是他們把你們打倒，他們只有這兩條路可走啊！

栗福 照你這樣說，你叫他們大行虐殺，不更好嗎？

大統領 我現在也不作別的主張，只任他們隨着

事情的變化幹去。我現在等着呢。

栗福 等什麼？

大統領 我等着天賜給我們的勝利。

栗福 你現在已經只剩得兩千人了，還說什麼勝利！

大統領 要知道，五百人還可以與邦呢。

栗福（聳聳肩）你們軍隊的將領，都被擒了。只有人，沒有指揮官，還行嗎？

大統領 指揮者那會被擒？我們軍隊的指揮者，本是天啊。

栗福 天已經把勝負決定了。

大統領 我們還有最後的五分鐘。

栗福 到了最後的五分鐘，恐怕你們國民要死得乾乾淨淨呢。

大統領 凡是不願意死的人民，誰也不能夠把他殺死的。

栗福 先生想來也知道月支國從來沒有對別人讓過步罷。

大統領 你們能做什麼事呢？

栗福 先生難道決心要逼我走最後的一步嗎？

大統領 你們能做什麼事呢？如果天想亡我們，你們或者可以殺我們。如果天不想亡我們，任你們怎樣鬧，也是不中用的呢。我們的運命，全在天手裏。恐怕天已經把你們的運命也決定了呢。我只等着罷了。

栗福 （激怒起來，對將校們）把他們幹完了事！忍耐已經忍耐夠了。叫他們吹衝鋒的喇叭！把那些蠢東西，全都滅了去！叫他們的血向着他們自己身上濺！我是打勝仗的。我是……（忽然鎗響，栗福吃了一驚，忙用手摸着胸口）我是要死的……（倒地）

當元帥和大統領說話的時候，大偉沒有被人留心。他隨便走到棹子邊去了。棹子上還放着栗福給前戶的那枝手槍。大偉偷偷的把手槍拿在手裏，露出很害怕的樣子，隨便玩着。——不料他突然向着栗福放了一鎗。——他自己也呆了，把手鎗丟在地下。——大家都驚愕起來。一會兒，全院子都混亂噪雜起來。大

家都擠着看元帥。魏德和嚇呆了，也不說話，身子也不動，只是看着自己的兒子。

將校們和兵士們（一齊說）放鎗！——元帥受了傷！

大統領（喊叫）天誅啊！

俘虜們（脫帽喊叫）天罰啊！

將校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誰放鎗來？

一個人說 你看那個小孩子！

另一個人說 這條毒蟲！

將校們一面嘴裏喊着，都跑到小孩那裏去。

一個大漢子，拔出刀來，想斫小孩子。另一個人連忙提住大漢子的手腕。

這人 季高，不要那樣毛包！

大漢子 喂！放開手！小孩放鎗打人！我要把他的腦袋，劈成兩半！

另一個人 不是嗎？我早說過，應該把這條小毛蟲踩死！

魏德和（走到站着不動猶如石頭一般的小孩子面前去，遮住小孩子）不准動這小孩子！

將校們（憤激起來，一齊喊着）這女人才是凶手！

他叫小孩子開鎗的。不要拉住我啊！管他女人也罷，小孩子也罷，都饒他不得！一起殺了才行啊！

栗福（努力抬起身子）我禁止你們去……（大家都鬆手。栗福的聲音越說越低）我禁止你們去向這女人和小孩子動手動腳，

將校們一面氣得發抖！一面退開。一場吵鬧，變成許多人的低聲囁啣。魏德和本來如像獸類護仔一樣，僵直的站着，到這時忽然一身都軟了下來，帶着恐怖的神氣，只是望着小孩。

魏德和（對小孩）你幹了什麼事！

大偉（害怕起來，望着自己的手）我不知道。

志村夫人 不要臉的東西！是你啊！教小孩子做凶手的人就是你啊！

魏德和 什麼！凶手！啊啊！我的寶貝！（一面哭一面抱起大偉。）

大統領和俘虜（像唱歌一樣）

‘打着了七寸啊！

碰斷了高鼻梁！’

黑津 閉着你們狗嘴罷！不通人性的狗東西！你們還要誇耀這種卑劣的暗殺行爲嗎？

大統領 同是一樣的殺人，如其是人殺的，那自然是討厭的事。但是，這並不是人殺的，倒是天殺的呢。這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不過當了一回天的傀儡罷了。

這時，老醫官，志村夫人，和其他幾個人，都集在栗福的身邊。

魏德和 是我殺的！是我的小孩子殺的！罪是由我的心傳到這小孩子的心裏去的！……

將校們（相互的問）爲什麼叫那小孩子到旁邊來了呢？

一個將校 因爲元帥下過命令，說准那小孩子隨時都可以跑到元帥旁邊去呢。

這時，魏德和忽然站起來，想走到受傷的栗福身邊去。

志村夫人（把魏德和推開）滾開一點！你真不識羞恥呢！

魏德和（合着掌）咳！務必讓我……我想……我



想把他的傷網上呢……

前戶 網上要緊！

栗福 你們讓她網罷！

前戶 有繃帶嗎？

魏德和 我去找來。

栗福 叫那小孩子過來！

大偉被他們帶到栗福身邊。小孩子害怕，用力反抗，哭起來。

大偉 不行！

栗福 別哭啊！這不是你的罪呢。——前戶兄，我把這小孩子託付你了。你好好照看他罷。這是我的最後希望呢。行嗎？——我的小少爺啊……你看看我……你報了仇呢。是我把你殺了。可憐你被我們的野心和怨恨所犧牲了！你是爲要受苦而死，才生到這世上來的呢。……

將校們（大家相互說）在打謔語……

栗福 我把你害苦了。同時我把這齊國的一切小孩子也苦夠了。我原來並不想這樣做。却是，可惜我沒有力量去妨止他。無辜的犧牲者啊！請你

們怨我罷！我們都是犧牲者呢。一個人要想抵抗這些惡事，總要比我們還要生得偉大些才行呢。我並不是一個英雄啊。（這時魏德和回來，替栗福細傷）謝謝你，這樣看來，你已經不能夠再繼續恨我了呢？（魏德和用激烈的表情，表示他還可以恨）請你不要再恨我了罷。做了惡事的，受這樣的罪，也算受夠了！

魏德和 如果我們連怨恨壓迫者的力量都沒有了，我們還有什麼東西呢？

前戶（向着魏德和）你真是蠢子！——你把自己的保護人殺了啊！

栗福 不是，不是的！她做的事（指着魏德和）是對的呢。在一切壞人當中，罪惡最大的是那些沒有決斷力而去做壞事的人。他明知道壞事，他却一面失悔，一面還繼續去做。

這時，奧原跪在栗福的面前。在栗福手上接吻。栗福表示很親近的態度，用手輕輕敲奧原的頭。

一個將校（慌忙的跑進來）敵人投降了！我們完

全勝利了！

栗福 誰也不是打勝仗的人。都是打敗仗的呢。

栗福說完，斷氣死了。——大家聚到他死體邊來。魏德和站了起來，露出絕望的瘋狂的表情，向四圍看了看，隨後即向着貯水池跑去。把路上碰着的人，用力推開。

將校們 那女人怎麼樣了？

魏德和（做出絕望的樣子）我已經不能夠了……我已經怎樣都不能夠恨他了！（說完，跳下貯水池去自殺了）。

大統領和俘虜們（他們很冷靜的觀察上面一切紛擾的場面，這時才用唱歌的口調說）

“國破家亡，自己殺身。

到底，女人還是女人！

臨終時，不把敵人恨。

啊！真可憐的女國民！”

古原（同許多將校登場。都滿身沾着泥土和血痕。古原一直向死了的栗福那裏走去，脫帽注視着栗福。隨即轉臉向着別的將校方面，指着俘

虜)把他們排成一列罷。(俘虜們站成一列。——大統領不在其內。——古原數他們的人數，每隔五人，指出一人，喊着)鎗斃了罷。

彼指出的一個俘虜 (倒在地下，向地面接吻) 我親愛的土地啊!我此後將永遠不離開你了!

古原 把女人和小孩子都綁起來，他們都是共犯!把農家放火燒個乾淨罷!明天就把這些壞人，送到海岸去。這個國民是希望着全滅的。這樣一來，他們的希望就會達到了!

俘虜們被帶下去。

大統領 (很安靜的) 歸根結底，什麼東西都是好的。

古原 (看見奧原) 那人怎麼樣了。

黑津 他拒絕了上火線打仗的命令。

古原 (指着已經被宣告死刑的一羣) 把他放在他們一起去!

古原同着許多將校，都到左邊的房子裏去。——兵士把栗福的屍身抬走。俘虜們唱着歌，聽歌聲好像越走越遠的樣子。——奧原被兩

個兵士押着，最後跟着俘虜們走。——他神氣很安靜露着歡喜。

奧原（用唱歌的口調）

“總有那一天。萬人知道真理。  
大家賣了槍刀，換錢買鋤犁。  
老虎獅子，同小羊玩在一起——  
總有那一天，到這世上來的。”

—— 幕 ——